

WWW.MOGUL.SERVICES

震撼世界的十天

約翰·里德著



專案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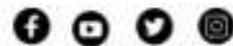
專案詳情
2022

大亨服務

我們與全球數百萬人互通有無，並為其提供服務，
我們透過提供絕佳的服務、線上體驗和創新的技
術，使我們的社群能夠學習、建立網絡和進行交
易。

請注意

您將透過e-mail提交、交付稿件，
您只需寄送副本或完成的稿件給我們即可。



contact@mogulservices



古騰堡專案電子書《震撼世界的十天》作者：約翰·里德。

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免費使用這本電子書，它幾乎沒有任何限制。您可以根據電子書中的古騰堡專案條款，或 www.gutenberg.org 上的許可條款，複製、分享或重複使用之。

書名：《震撼世界的十天》

作者：約翰·里德

發布日期：2012年11月25日 [電子書 #3076]

發行日期：2002年2月

首版：2000年12月16日

語言：英語

*** 古騰堡專案電子書《震撼世界的十天》由此開始 ***

由Norman Wolcott製作，Andrew Sly和Stefan Malte Schumacher校稿

[編者註：本書由正文、註釋和附錄組成。註釋位於每章的結尾，而附錄的編號和章節在正文中以括號標示，附錄位於書後。正文中有17幅圖表，這些圖表參照原書中的頁碼標示。]

震撼世界的十天

約翰·里德著

目錄

前言

註釋與說明

第1章 亂世

第2章 暴風雨來臨

第3章 前夜

第4章 臨時政府的垮台

第5章 勇往直前

第6章 拯救祖國和革命委員會

第7章 革命的前線

第8章 反革命

第9章 勝利

第10章 莫斯科

第11章 奪取政權的鬥爭

第12章 農民代表大會

附錄I - XII

前言

本書是強化的歷史片段-是我所見的歷史。他並未佯裝甚麼，只針對十一月革命詳細的描繪，身為工人和士兵的領導者，布爾什維克奪取了俄羅斯的國家政權，並將其交給蘇維埃。

當然了，大部分內容都涉及起義的首都和核心-「紅色彼得格勒」。但讀者必須了解，在彼得格勒發生過的事情，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全俄羅斯各地或強或弱的重現。

在這本書中，我必須限制自己只記錄那些我親眼見證和經歷的事件，以及那些具備有力證據的事件，在此之前，有兩個章節簡述十一月革命的背景和原因。我知道這兩個章節閱讀起來比較困難，但它們對接下來內容的理解是必要的。

許多問題會在讀者的腦海中浮現。甚麼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布爾什維克建立了什麼樣的政府結構？若布爾什維克在十一月革命前對制憲議會表示支持，為什麼之後又用武力將其解散？還有如果資產階級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危機浮現之前反對制憲議會，為什麼之後又支持它？

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問題不能在這裡回答。在另一部作品《從科爾尼洛夫到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中，我追溯革命的歷程，直至德國與和談。我在那本書解釋了革命組織的起源和功能、民意的演進、制憲議會解散、蘇維埃國家的結構、以及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談判的過程和結果……

在考慮布爾什維克的崛起時，必須要理解俄國的經濟和軍隊並不是在1917年11月7日才開始瓦解的，早在數月之前，自1915年以來，這一連串的發展過程導致的結果是符合邏輯的。掌控沙皇宮廷的腐敗反派分子故意試圖摧毀俄國，以便與德國單獨媾和。前線的武器短缺導致1915年夏季大幅撤兵、軍隊和大城市的糧食短缺、1916年製造業和交通運輸崩潰——這些我們現在知道的一切，都是大規模破壞活動的一部分。而這一切都因三月革命及時止住了。

在新政權建立之初，儘管因大革命造成了兵戈擾攘，但當世上深受打壓的1.6億人重獲自由時，無論是國內局勢還是軍隊的戰鬥力，都能得到實質上的改善。

但好景不常。資產階級只想透過一場政治革命從沙皇手中奪取政權。他們希望俄國成為一個像法國或美國那樣的憲政共和國；或像英國那樣的憲政君主國。另外，百姓要的是真正的工業和農業民主。

William English Walling在他的著作《俄國的訊息》中肯地表達出了俄國工人的心聲，這些工人在後來幾乎一致支持布爾什維克主義：

他們（工人）認為即使在自由政府的統治下，假如政權落入其他社會階層的手中，他們仍可能過著飢寒交迫的日子……

俄國工人是支持革命的，但他們既不支持暴力、武斷、也不愚蠢。他在做足功課的前提下準備好隨時可以上街頭，且他是唯一一個從實務中學習到經驗的工人階級。他蓄勢待發並願意與那些施壓者——也就是資產階級戰鬥到底。但他並沒有忽略到其他階級的存在。他只需要其他階級在即將到來的抗戰中選邊站……

他們（工人）都同意，我們（美國）的政治制度比他們自己的更好，但他們並不急於以另一個暴君（即資產階級）取代現在的暴君……

俄國工人並沒有為了換取金礦區和克里普爾溪的可疑特權讓自己在莫斯科、里加和奧德賽被數百人處決，俄羅斯每個監獄都關著數千人，並被流放到沙漠和北極地區……

在俄羅斯對外戰爭的過程中，社會革命發展於政治革命之上，帶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

A. J. Sack先生是反蘇維埃政府的俄國情報局局長，他在《俄國民主的誕生》一書中這樣說道：布爾什維克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內閣，尼古拉斯·列寧為總理，列夫·托洛斯基為外交部長。三月革命之後，他們掌權的必然性立刻變得顯而易見。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的歷史，是一段蒸蒸日上的故事……

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經常強調俄羅斯工人的「無知」。確實，他們缺乏像西方人在政治方面的經驗，但他們在自願組織方面訓練有素。1917年，俄羅斯消費合作社的成員超過一千二百萬人；而蘇維埃本身就是他們在組織天分方面的最佳典範。此外，世界上可能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民將社會主義理論及實際應用落實的爐火純青。

William English Walling 這樣描述他們：

大多數俄羅斯工人都能閱讀和寫作。多年來，該國局勢動盪不安，他們不僅得益於其中的知識份子，還得益於一大部分同樣具備革命精神的受教育階級，他們將自己的政治和社會重建想法帶給了工人階級……

許多作家表達他們對蘇維埃政府的敵意，認為俄羅斯革命的最後階段僅僅是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殘酷攻擊「體面的」元素鬥爭。然而，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在意識到大眾革命組織力量增長後，試圖摧毀並阻止革命。為此，資產階級最終鋌而走險。為了破壞凱連斯基政府和蘇維埃，他們癱瘓交通並挑起內鬥；為了鎮壓工廠工會，他們關閉工廠，挪用燃料和原物料；為了打擊前線的軍隊委員會，他們恢復死刑並放任軍隊戰敗。

這一切助長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發展。布爾什維克便以宣揚階級鬥爭和聲稱蘇維埃至上來回應。

在這兩個極端之間，以及全然或部分支持它們的其他派別，即所謂的「溫和」社會主義者，就世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以及幾個較小的政黨。這些團體也遭到資產階級的攻擊，但他們的抵抗力受限於他們的理論，因而弱化。

大致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認為俄羅斯的經濟尚未成熟到足以進行社會革命，只能進行政治革命。根據他們的說明，俄羅斯的群眾教育水平不足以接管政權；任何的企圖勢必會引發反彈、使一些無情的機會主義者恢復舊政權。因此，當「溫和」社會主義者被迫賦予改革權力時，他們反而更害怕使用這種權力。

他們認為俄羅斯必須步入西歐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後塵，最終與世界其他地區一起邁入成熟的社會主義。因此，他們與資產階級一致認為，俄羅斯必須先成為一個議會制國家——雖然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礎上有待改進之處。因此，他們堅持要求資產階級參政。

由此開始，支持他們就很容易了。「溫和」社會主義者需要資產階級。但是資產階級並不需要「溫和」社會主義者。這樣的關係導致社會主義者不得不為顧全大局一再地退讓，讓資產階級日益壯大。

最後，當布爾什維克打破了整個毫無意義的妥協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發現自己和資產階級站在同一陣線……如今世上幾乎每個國家都能看到同樣的現象。

在我看來，布爾什維克並非不軌之徒，而是俄羅斯唯一擁有建設性計劃並有能力將其落實的政黨。若他們當時沒有成功掌權，我相信德國的軍隊會在十二月進駐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俄羅斯將再次被沙皇統治……

在蘇維埃政府執政整整一年後，將布爾什維克起義稱為「冒險」仍是流行的說法。這確實是一場冒險，而且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奇妙的冒險之一，率領著大批勞動階級進入歷史，並把一切賭在他們簡單的願望上。將大莊園的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機制已建立。工商委員會和工會也準備好控制工人。在每個村莊、城鎮、城市、地區和省份都有蘇維埃的工人、士兵和農民代表，準備承擔地方管理的任務。

無論人們如何看待布爾什維克主義，不可否認的是，俄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重大事件之一，而布爾什維克的崛起則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事件。正如歷史學家尋找巴黎公社故事記錄中的細微之處一般，他們也會想知道在1917年11月，彼得格勒發生了什麼、是甚麼給了人民信仰，以及那些領導者的外貌、言談和行動。有鑑於此，我寫了這本書。

在這場鬥爭中，我的憐憫並非中立的。但是，在講述那些偉大的故事時，我試圖以一名認真負責的記者的眼光來看待這些事件，並致力於記錄真相。

J. R.

紐約，1919年1月1日。

註釋與說明

對於一般讀者來說，眾多的俄羅斯組織——政治團體、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蘇維埃、杜馬和工會——讓人眼花撩亂。為此，我在此提供一些簡短的說明與解釋。

政黨

在制憲議會的選舉中，彼得格勒有十七個候選名單，而在一些省會城市甚至多達四十個名單；但是，本書中提到的政黨目標和組成的摘要僅限於這些團體和派別。只能簡述其綱領的精髓及其選民的一般特徵.....

1. 各種不同派別的君主主義者、十月黨人等。這些曾經強大的派別不再公開存在；他們有的在地下活動，有些成員加入立憲民主黨，因為立憲民主黨逐漸開始代表他們的政見。本書中的代表人物有Rodzianko、Shulgin。

2. 立憲民主黨（Cadets）。取其名稱首字母縮寫得名，正式名稱是「人民自由黨」。在沙皇時代，由資產階級的自由派組成，立憲民主黨是主要的政治改革政黨，大致相當於美國的進步黨。1917年3月革命爆發時，立憲民主黨組了第一個臨時政府。因為該黨宣稱支持協約國的帝國主義目標，包括沙皇政府的帝國主義目標，所以4月就被推翻。隨著革命逐漸演變成社會經濟革命，立憲民主黨變得越來越保守。本書中的代表人物有：Miliukov、Vinaver、Shatsky。

2a. 公眾人士集團。由於立憲民主黨因與科爾尼洛夫反革命的關係變得不受歡迎，於是在莫斯科成立了公眾人士集團。該集團的代表被任命為最後一屆克倫斯基內閣的部長。該集團宣稱自己是無黨派的，儘管其知識領袖是像羅季揚科和舒爾金這樣的人。它由較「現代」的銀行家、商人和製造商組成，這些人足夠聰明，意識到必須用蘇維埃自己的武器——經濟組織來對抗蘇維埃。該集團的典型代表有：Lianozov, Kononov。

3. 民粹社會主義者。或稱勞工集團（Trudoviki）。這是一個人數較少的政黨，由謹慎的知識分子、合作社領袖和保守的農民組成。雖然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但民粹主義者實際上支持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職員、店主等。直接繼承了第四屆帝國杜馬中勞工集團的妥協傳統，該集團主要由農民代表組成。1917年3月革命爆發時，克倫斯基是帝國杜馬中勞工集團的領袖。民粹社會主義者是一個民族主義政黨。本書中的代表人物有：佩謝哈諾夫、柴可夫斯基。

4.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最初是馬克思社會主義者。在1903年一次黨代會上，該黨在戰術問題上分裂成兩個派別——多數派（Bolshinstvo）和少數派（Menshinstvo）。由此產生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這兩個名稱——「多數派成員」和「少數派成員」。這兩個派別成為了兩個獨立的政黨，都自稱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並都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自1905年革命以來，布爾什維克實際上是少數派，但在1917年9月再次成為多數派。

- a. 孟什維克。這個政黨包括所有相信社會必須通過自然進化走向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並且認為勞工階級必須首先征服政治權力。這也是一個民族主義政黨。這是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政黨，這意味著：所有的教育資源都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知識分子本能地反應於他們的培訓，站在資產階級一邊。本書中的代表人物有：丹、利伯、策烈鐵里。
- b. 國際孟什維克。孟什維克中的激進派，國際主義者，反對所有與資產階級的合作；但又不願意與保守的孟什維克分裂，並反對布爾什維克主張的勞工階級專政。托洛茨基曾長期是該派的一員。他們的領袖有：馬爾托夫、馬丁諾夫。
- c. 布爾什維克。現在自稱共產黨，為強調他們與「溫和」或「議會」社會主義傳統截然不同，這種傳統在孟什維克和各國所謂的多數派社會主義者中占主導地位。布爾什維克主張立即發動無產階級起義，奪取政府控制權，通過強行接管工業、土地、自然資源和金融機構來加速社會主義的到來。這個政黨主要表達工廠勞工的願望，但也代表了一大部分貧窮農民的願望。「布爾什維克」這個名稱不能翻譯為「一黨獨大主義」，因為一黨獨大主義是另一個獨立的團體。（見第5b段）。其領導人有：列寧、托洛茨基、盧那察爾斯基。
- d. 國際聯合社會民主黨。也稱為「新生活」（Novaya Zhizn）團體，這是由其深具影響力的公報《新生活》的名稱而來。這是一個由少數知識分子組成的小團體，在勞工階級中追隨者很少，除了其領袖馬克西姆·高爾基的個人追隨者。這些知識分子的理念與孟什維克國際派幾乎相同，只是「新生活」團體拒絕依附於兩大派別之一。他們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策略，但仍留在蘇維埃政府內。本書中的其他代表有：阿維洛夫、克拉馬羅夫。
- e. 統一黨（Yedinstvo）。這是一個小型且日漸萎縮的團體，幾乎完全由普列漢諾夫的個人追隨者組成。普列漢諾夫是80年代俄國社會民主運動的先驅之一，也是其最偉大的理論家。現在已經是老人的普列漢諾夫極為愛國，甚至對孟什維克來說都過於保守。在布爾什維克發動政變後，統一黨就消失了。

5. 社會革命黨。名稱的首字母縮寫為「Essaires」。最初是農民的革命黨，是戰鬥組織的黨派——恐怖分子。在三月革命後，許多原本不是社會主義者的人加入了該黨。那時，它主張只廢除土地私有制，並以某種方式補償土地所有者。最終，農民日益增長的革命情緒迫使Essaires放棄了「補償」條款，並導致更年輕、更激進的知識分子在1917年秋天脫離主黨，成立了一個新黨——左翼社會革命黨。此後，Essaires總是被激進派稱為「右翼社會革命黨」，並採取了孟什維克的政治立場，與他們合作。他們最終代表了較富裕的農民、知識分子和偏遠農村地區的政治上未受教育的人口。然而，他們內部在政治和經濟觀點上和孟什維克有更大的差異。本書中提到的他們的領袖包括：阿夫克森季耶夫、加茨、克倫斯基、切爾諾夫、布列什科夫斯基「巴布施卡」。

- a. 左翼社會革命黨。理論上，雖然他們與布爾什維克的勞工階級專政理念一致，但最初不願意跟隨布爾什維克無情的策略。然而，左翼社會革命黨仍然留在蘇維埃政府內，共同擔任內閣部長，尤其是農業部。他們幾次退出政府，但總是會回來。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脫離Essaires，他們加入了左翼社會革命黨，該黨成為支持蘇維埃政府的主要農民黨，主張無償徵收大莊園，由農民自行處理。領導人包括：斯皮里多諾娃、卡列林、卡姆科夫、卡拉加耶夫。
- b. 極端社會革命黨。社會革命黨在1905年革命中的一個分支，當時是一個強大的農民運動，要求立即實施最高的社會主義計畫。現在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農民無政府主義團體。

議會程序

俄羅斯的會議和大會的組織方式更接近於歐陸式，而我們的模式。第一步通常是選舉官員和主席團。

主席團是一個主持委員會，由大會中各團體和政治派別的代表按比例組成。主席團安排議程，其成員可以由主席臨時指派主持會議。

每個問題（*vopros*）會以普通的方式陳述，然後進行辯論。在辯論結束時，各黨派會提交決議案，每個決議案個別進行投票。議程可以且通常在前半小時內就被打亂。每每以「緊急情況」為由總是能得到眾人同意，任何人都可以上台對任何話題發表言論。會議實際上由群眾控制，發言者的唯一職能幾乎只是通過搖鈴保持秩序，並對發言者表示同意。

會議幾乎所有實質性工作都是在不同團體和政治派別的核心小組會議中完成的，這些團體和派別總是由基層領袖代表集體投票。結果就是在每一個重要的新議題或投票時，會議會暫停，讓不同的團體和政黨舉行核心小組會議。

群眾鬧哄哄地歡呼或起鬨干擾發言者，推翻主席團的計劃。常見的喊叫聲有：

「*Prosim!* 請! 繼續說!」「*Pravilno!*」或「*Eto vierno!* 那是真的! 對!」「*Do volno!* 夠了!」「*Doloi!* 把他拉下來!」「*Posor!* 丟人!」和「*Teesche!* 安靜! 別那麼吵!」

主流的組織團體

1. 蘇維埃。蘇維埃這個詞的意思是「委員會」或「理事會」。在沙皇統治下，國家委員會被稱為*Gosudarstvennyi Soviet*。然而，自從革命以來，蘇維埃這個專有名詞已經成為由勞工階級經濟組織成員選舉產生的一種議會形式的代名詞——例如工人、士兵或農民代表大會。因此，我將該詞專用於描述這些機構，而在其他地方，我將其翻譯為「理事會」。

除了當地的蘇維埃外，每個城市、鎮和村莊中選舉產生的蘇維埃、大城市中的區（*Raionny*）蘇維埃，還有*oblastne*或*gubernsky*（區域或省級）蘇維埃，以及位於首都的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其首字母縮寫為*Tsay-cc-kah*（見下文「中央委員會」）。

幾乎在每個地方，勞工和士兵代表的蘇維埃很快就合併在一起，這是在三月革命後。然而，在涉及特定利益的特殊事務中，勞工和士兵個別進行會議。直到布爾什維克政變後，農民代表的蘇維埃才加入其他兩個部門。他們也像工人和士兵一樣成立組織，設立在位於首都的全俄農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

2. 工會 儘管大多是工業形式的，俄羅斯的工會仍被稱為貿易工會，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時期擁有三到四百萬成員。這些工會也組成了一個全俄羅斯機構，這是一種俄羅斯勞工聯合會，在首都有其中央執行委員會。

3. 工廠直營委員會 這是工人在革命爆發期間為控制工業而在工廠內自發性組成的組織。利用革命帶來的行政混亂，通過革命行動接管並運營工廠。工廠直營委員會也有他們的全俄組織，在彼得格勒有一個中央委員會，與工會合作。

4. 杜馬 杜馬一詞大致意思是「審議機構」。舊的帝國杜馬在革命後以民主化形式持續了六個月，1917年9月自然消亡。本書提到的城市杜馬是重新組織的市政議會，通常被稱為「市政自治機構」。其透過直接和秘密投票選出，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期間未能籠絡民心的唯一原因是純政治代表的影響力普遍下降，而以經濟團體為基礎的組織力量逐漸增強。

5. 地方自治會 大概可以翻譯為「縣議會」。在沙皇統治下，這些半政治、半社會的機構幾乎沒有行政權，主要由土地持有階層中的自由知識分子發展和控制。他們最重要的任務是對農民進行教育和社會服務。在戰爭期間，地方自治會逐漸接管了俄羅斯軍隊的所有食與衣，並負責從外國採買物資，以及進行與美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在軍事前線類似的工作。三月革命後，地方自治會民主化，旨在使其成為農村地區的地方政府機構。但和杜馬一樣，它們無法與蘇維埃抗衡。

6. 合作社 這些是勞工和農民的消費合作社，革命前在俄羅斯各地擁有數百萬成員。由自由主義者和「溫和」社會主義者創立，合作運動並未得到革命社會主義團體的支持，因為它被視為將生產和分配工作完全轉移到勞工手中的替代品。三月革命後，合作社如雨後春筍般增加，由民粹社會主義者、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主導，並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前成為保守的政治力量。然而，當舊的商業和交通制度崩潰時，整個俄羅斯社會竟仰賴合作社得以運作。

7. 軍隊委員會 軍隊委員會是由前線的士兵組成的，用以對抗舊制度軍官的保守派影響。每個連隊、團、旅、師和軍團都有其委員會，在這些委員會之上選出軍隊委員會。中央軍隊委員會與總參謀部合作。革命引發軍隊行政上的崩潰將軍需部的大部分工作以及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連部隊指揮的責任都推到了軍隊委員會的肩上。

8. 艦隊委員會 海軍中相對應的組織。

中央委員會

在1917年的春季和夏季，各種全俄組織的大會在彼得格勒舉行。這些大會包含工人、士兵和農民蘇維埃、工會、工廠直營委員會、軍隊和艦隊委員會等的全國代表大會，以及軍事和海軍服務的各個分支、合作社、民族等。每個大會都選舉出一個中央委員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政府所在地維護其特定利益。隨著臨時政府的逐漸衰弱，這些中央委員會被迫承擔越來越多的行政權力。

本書中提到的最重要的中央委員會有：

工會聯盟。在1905年革命期間，米留科夫教授和其他自由派人士建立了專業人士的聯盟——醫生、律師、醫師等。這些聯盟是在一個中央組織「工會聯盟」下建立起來的。1905年，工會聯盟與革命民主派合作；然而，在1917年，工會聯盟反對布爾什維克起義，並聯合公務員發起罷工，反對蘇維埃的權威。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Tsay-ee-kah）。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稱取自其俄語名稱的首字母縮寫。

Tsentroffot。「中央艦隊」-中央艦隊委員會。

Vikzhel。全俄鐵路工人工會中央委員會。名稱取自其俄語名稱的首字母縮寫。

其他組織團體

紅衛兵

俄國的武裝工廠工人。紅衛兵首次成立於1905年革命期間，並在1917年3月再次出現，當時需要一股維持社會秩序的力量。當時他們全副武裝，臨時政府所有致力於解除武裝的努力幾乎沒有成功。在每次革命發生重大危機時，紅衛兵都會出現在街頭，雖然未經訓練和良好紀律，但卻充滿了革命熱情。

白衛軍

資產階級志願者，在革命的最後階段出現，致力於保護私有財產免受布爾什維克廢除的威脅。其中有許多大學生。

Tekhintsi.

軍中所謂的「野人部隊」，由來自中亞的穆斯林部落組成，並忠於科爾尼洛夫將軍個人。Tekhintsi以其盲目服從和在戰爭中的野蠻殘酷而聞名。

敢死隊

或稱突擊營。婦女營在世人皆知的名稱是敢死營，但也有許多由男性組成的敢死營。這些營隊由克倫斯基於1917年夏天組建，目的是通過英勇的榜樣來加強軍隊的紀律和戰鬥力。敢死營主要由熱情的年輕愛國者組成。這些人主要來自資產階級的子弟。

軍官聯盟

這是一個在軍中形成的組織，由保守派軍官組成，為了在政治上對抗日益強大的軍隊委員會。

聖喬治騎士團

聖喬治十字勳章是因在戰鬥中表現傑出而頒發的。持有者自動成為「聖喬治騎士」。該組織的主要影響力來自支持軍事理念的人士。

農民聯盟

1905年，農民聯盟是一個革命性的農民組織。然而，到了1917年，它已成為較富裕農民表達政治理念的組織，致力於和日益強大的蘇維埃農民代表的革命目標和權力抗衡。

編年史與字彙拼寫

在本書中，我採用了現行的日曆，而不是原本俄羅斯的日曆，因後者比我們的日曆早了十三天。

在俄羅斯名字和字彙的拼寫上，我並沒有嘗試遵循任何科學的音譯規則，而是試著給出一種引導英語讀者能夠找出最簡易相近的發音的拼寫方式。

資料來源

本書的大部分資料都來自於我的筆記。除此之外，我還仰賴各式各樣的俄羅斯參差不齊的報紙，這些報紙的內容幾乎涵蓋了上述時期的每一天，還有英國的報紙《俄羅斯每日新聞》，以及兩份法國報紙《俄羅斯日報》和《協約報》。但比這些更有價值的是由彼得格勒法國情報局每日發布的《新聞公報》，該公報報導了所有重要事件、演講和俄羅斯媒體的評論。我手邊有完整的從1917年春季到1918年1月底的文件。

除了上述資料外，我還有從1917年9月中到1918年1月底張貼在彼得格勒牆上的所有公告、法令和聲明文件。此外，還有所有政府法令和命令的官方出版物，以及布爾什維克接管外交部時發現的秘密條約和其他文件的官方政府出版物。

震撼世界的十天

第一章

亂世

1917年9月底，一位外國社會學教授來到俄羅斯彼得格勒拜訪我。他從商人和知識分子那裡得知革命正逐步放緩。教授寫了一篇關於此事的文章，並在全國各地旅行，到訪工廠城鎮和農民社區——令他驚訝的是，這些地區的革命似乎與日俱增。在受薪階級和耕地農民中，常聽到「土地歸農民，工廠歸工人」的言論。如果這位教授親訪前線，他會聽到整支軍隊都在談論和平……

教授對此感到困惑，但其實大可不必；因為這兩個觀察結果都是正確的。擁有財產的階層變得更加保守，而大眾則變得更加激進。

商人和知識分子普遍都認為革命已經發酵夠了，曠日費時；認為應該安定下來。主張「中庸」的社會主義者也深有同感，此些社會主義者即支持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擁護派（見附錄一，第一節）、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

10月14日，「中庸」社會主義者的官方機構說道：

這場革命有兩階段：摧毀舊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第一階段已經持續得夠久了。是時候進入第二階段了，並要盡快達到目標。正如偉大的革命者所說，「讓我們加快腳步，朋友們，來終結革命。避免夜長夢多」。

然而，工人、士兵和農民群眾卻頑固地以為「第一階段」還沒有結束。在前線的陸軍委員會總是與軍官發生衝突，他們不習慣將士兵當成人對待。在後方，由農民選出的土地委員會因試圖執行政府的土地法規而被監禁；工廠裡的工人（見附錄一，第二節）正在與黑名單和停工鬥爭。更甚者，海外歸國的政治流放者被排除在外，成為「不受待見」的公民；有些從國外回到家鄉的男子，因參與1905年的革命而被起訴和監禁。

對於人民的諸多不滿，「中庸」社會主義者只有一個回答：等待12月召開的立憲會議。但大眾對此並不滿意。立憲會議固然很好，但俄羅斯革命就是為了某些必須要做的事發起的，為了那些在火星戰場為國捐軀、腐朽於兄弟墳墓的革命烈士，無論是否召開立憲會議；和平、土地和工人對工廠的控制都是不變的目標。立憲會議一再推遲，可能會再一次推遲，直到人民冷靜下來——也許會改變訴求！不管怎麼說，革命已經持續了八個月，卻不見任何成果.....

與此同時，士兵們開始透過開小差來解決和平問題，農民焚燒莊園並接管大部分土地，工人進行破壞和罷工..... 當然，製造商、地主和軍官按自然地竭盡全力反對民主妥協.....

臨時政府的反覆執行無效的改革和嚴厲的鎮壓措施政策。社會主義勞工部長命令所有工人委員會從現在開始只能在工作時間結束後開會。在前線的部隊中，反對派政黨的「煽動者」被逮捕，激進的報紙被關閉，對革命宣傳者實施死刑。還試圖解除紅衛兵的武裝。哥薩克人被派遣到各省份維持秩序.....

這些措施得到了「中庸」社會主義者及其內閣中領導人的支持，他們認為必須與資產階級合作。人民迅速倒戈，轉而支持布爾什維克，後者主張和平、土地和勞工對工廠的控制權，以及勞工階級的政府。1917年9月，局勢告急。克倫斯基和「中庸」社會主義者不顧人民壓倒性的情緒，成功建立了一個與資產階級聯合的政府；結果，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永遠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勞工之路》（*Rabotchi Put*）雜誌十月中旬發表的一篇名為《社會主義首長》的文章表達了人民群眾對「中庸」社會主義者的感受：

以下是他們的事蹟。（見附錄一，第三節）

切雷捷利（*Tseretelli*）：在波洛夫采夫將軍的幫助下解除了工人的武裝，限制革命士兵的行動，並批准軍隊的死刑制。

斯科別列夫（*Skobeliev*）：起初試圖對資產家課徵其利潤的100%，最後企圖解散工廠和工廠內的工會。

阿夫克森捷夫（*Avksentiev*）：把幾百名土地委員會成員的農民送進監獄，並鎮壓了數十份工人和士兵的報紙。

切爾諾夫（*Tchernov*）：簽署了「皇家」宣言，命令解散芬蘭國會。

薩文科夫（*Savinkov*）：與科爾尼洛夫將軍公開結盟。如果這位救國者沒有背叛彼得格勒，那是因為他無法控制彼得格勒。

扎魯德尼（*Zarudny*）：在亞歷克辛斯基和克倫斯基的支持下，把一些革命中的優秀工人、士兵和水手送進監獄。

尼基廷（*Nikitin*）：以警察身分對鐵路工人實施了粗暴的制裁手段。

克倫斯基（Kerensky）：別提了。他的事蹟太長了……

在赫爾辛基舉行的波羅的海艦隊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開頭如下：

我們要求立即將「社會主義」的政治冒險家克倫斯基從臨時政府的職位上除去，因為他以無恥的政治勒索代表資產階級，詆毀和破壞偉大的革命，以及革命群眾的利益……

這一切直接導致了布爾什維克的崛起……

自1917年3月以來，當工人和士兵排山倒海地攻擊塔烏里德宮，迫使帝國杜馬不甘願地承擔了俄羅斯的最高權力時，是大部分的人民、勞工、士兵和農民，推進了革命過程中的每一次變革。他們推翻了米留可夫的內閣；是他們的蘇維埃向世界宣布了俄羅斯的和平條件——「不併吞、不賠款，民族自決的權利」；而七月無組織的工人階級再度志願起義，再次衝進了塔烏里德宮，要求蘇維埃接管俄羅斯政府。

當時還是一個小政黨的布爾什維克黨，把自己置身於這場運動的領導地位。由於這次起義慘敗，大眾興起了反對他們的情緒，他們無領導的群眾潛回到彼得格勒的維堡區，這裡被稱為彼得格勒的聖安東尼區。隨後對布爾什維克黨展開了殘暴的追緝；數百人被監禁，其中包括特洛茨基、柯倫泰夫人和卡門涅夫；列寧和津奧維耶夫，隱姓埋名成為逃亡者；布爾什維克的報紙被查禁。挑釁者和保守派高呼布爾什維克是德國特工，直到全世界的人們都相信這一點。

然而，臨時政府無法證實其指控；親德陰謀的證明文件被發現是偽造的；[1]布爾什維克的成員一個接一個被宣告無需審判，以名義性或無假釋金的方式釋放出獄，直到只剩下六人。這個優柔寡斷的臨時政府的無能和猶豫不決，是無庸置疑的。布爾什維克再次對大眾高喊極其溫馨的口號：「所有權力歸蘇維埃！」——他們不僅僅是在為自己謀取私利，因為當時的蘇維埃大多數是「中庸」社會主義者，他們的苦主敵。

[1] 著名的「Sisson文件」的一部分。

然而更加有力的是，他們吸收了工人、士兵和農民純粹而簡單的願望，為其建立了最即時的規劃。因此，當擁護克倫斯基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陷入與資產階級的拉扯時，布爾什維克迅速地收穫了俄羅斯的民心。到了7月，他們遭到追捕與歧視；到了9月，都市的工人、波羅的海艦隊的水手和士兵幾乎完全向他們靠攏。大城市在9月的市政選舉（見附錄一，第四節）顯得尤為重要；僅有18%的選票歸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而這個比例在6月時超過了70%。

有一個現象讓國外的觀察家感到困惑：即蘇維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軍隊和艦隊委員會，以及某些工會的中央委員會——尤其是郵電工人和鐵路工人——對布爾什維克表現出強烈的敵意。這些中央委員會都是在夏季中期甚至更早的時候選出的，當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有龐大的追隨者；他們推遲或阻止了任何新的選舉。因此，根據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的憲法，全俄工人和士兵代表大會應該在9月召開；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2]不召開會議，理由是制憲大會只在兩個月後，暗示著屆時蘇維埃將退位。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逐步在全國各地的地方蘇維埃、工會分支和士兵、水手中收穫民心。農民蘇維埃仍然保守，因為在緩步發展的農村地區，政治意識成長緩慢，而社會革命黨則是長期在農民中鼓動的政黨。即使在農民中也形成了一支革命的派別。這在十月份顯示得尤為明顯，當時社會革命黨的左翼分裂出去，組成了一個新的政治派別——左翼社會革命黨。

[2] 見註釋與說明

同時，到處都有保守勢力日益茁壯跡象。（見附錄一，第五節）例如，在彼得格勒的特羅伊茨基喜劇院，一部名為《沙皇的罪惡》的滑稽劇被一群專制主義者中斷，他們威脅要對演員執行私刑，理由是「侮辱皇帝」。某些報紙開始感嘆需要一位「俄國拿破崙」。對於工人代表蘇維埃（拉博奇赫·德普塔托夫）被稱之為「狗代表」的說法，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已是司空見慣的事。

在10月15日，我與一位偉大的俄羅斯資產家斯捷潘·喬治維奇·利亞諾佐夫進行了交談，他被稱為「俄羅斯的洛克菲勒」，在政治信仰上是立憲民主黨人。

「革命」，他說，「是一種疾病。外國勢力遲早會插手，就像干涉治療一個生病的孩子、教他如何走路一樣。當然，這行為多少是不恰當的，但各國必須意識到布爾什維主義對他們自己國家的造成的危險——像「無產階級專政」和「世界社會革命」這樣快速蔓延的思想……這種干涉行為可能沒有必要。交通運輸已癱瘓，工廠正陸續關閉中，德國人正在前進。飢餓和挫敗可能會喚醒俄羅斯人民。」

利亞諾佐夫先生強調，不管發生什麼事，商人和製造商都不可能允許勞工代表委員會的存在，也不會讓勞工共同管理工廠。

「至於布爾什維克，他們將被這兩種方法之一消滅。政府可以撤離彼得格勒，宣布戒嚴，該地區的軍事指揮官可以不按法律制裁這些人……或者，如果立憲會議表現出任何烏托邦傾向，它將被武力解放。」

冬天即將來臨——那令人不寒而慄的俄羅斯冬季。我聽到商人們這樣說：「冬季一直是俄羅斯最好的朋友。或許現在它會讓我們擺脫革命。」在冰冷的前線，悲哀的軍隊繼續挨餓受凍、相繼去世，毫無熱情。鐵路癱瘓，食物減少，工廠關閉。絕望的百姓怨聲載道，資產階級正在摧毀人民的生活，導致前線戰事失利。就在科爾尼洛夫將軍公開說「我們必須用里加來換取國家對責任的意識嗎？」之後，里加便投降了。[3]

[3] 參見《從科爾尼洛夫到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作者約翰·里德，Boni and Liveright出版，紐約，1919年。

對美國人來說，階級鬥爭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但我親自遇到過北方前線的一些軍官，他們坦率地表示，寧可接受戰亂也不願與士兵委員會合作。彼得格勒立憲民主黨分支的秘書告訴我，國家經濟崩潰是為了抹黑革命運動的一部分。一位我承諾匿名的協約國外交官也從他自己的知識中證實了這一點。我知道在哈爾科夫附近有些煤礦被其所有者燒毀並掩埋，在莫斯科有些紡織工廠的工程師在離職把機器弄壞，還有一些鐵路官員在破壞機車時被工人抓住……。

很大一部分資產階級寧願接納德國人也不願接受革命——甚至不願接受臨時政府——他們斬釘截鐵地表達這一點。我住的那戶俄羅斯人家裡，餐桌上的話題幾乎總是圍繞德國人的到來，他們會帶來「法律和秩序」……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位莫斯科商人的家中作客，我們在喝茶時問桌上十一個人，他們是更喜歡「威廉還是布爾什維克」。結果十位支持威廉，一位支持布爾什維克……

投機者趁亂打劫，並將這些財富對荒誕的狂歡派對或賄賂政府官員一擲千金。食品和燃料被囤積，或走私販售到瑞典。例如，在革命的前四個月，彼得格勒大型市政倉庫的儲備糧食幾乎被公開打劫，直到兩年的糧食儲備量減少至不足以一個月的需求為止……根據臨時政府最後一位部長的官方報告，在海參崴批發的咖啡每磅兩盧布，而彼得格勒的消費者卻要支付十三盧布購買之。大城市的所有商店裡都有成噸的食品和衣物，但只有富人才能買得起。

我在一座省城裡認識了一戶商人家庭，他們變成了投機者——俄羅斯人稱之為「馬拉迪奧爾」（強盜、餓鬼）。這個家庭有三個兒子，他們透過賄賂免除了軍役義務。其中一位炒作食品。另一位將來自列寧礦山的非法黃金賣給芬蘭的神秘團體。第三位擁有一家巧克力工廠的控股權，該工廠供貨給當地的合作社，條件是合作社必須提供他所需的一切。因此，當百姓只憑麵包卡拿到四分之一磅的黑麵包時，他卻能擁有充足的白麵包、糖、茶、糖果、蛋糕和奶油……然而，當前線的士兵因寒冷、飢餓和精疲力竭無法再戰時，這個家庭卻憤怒地蔑稱其「懦夫！」——身為「俄羅斯人」，他們該有多麼「恬不知恥」啊……當布爾什維克發現並徵用大量囤積的糧食時，他們便是「強盜」。

在這些腐敗的軀殼背後，依然活躍著從尼古拉二世沒落以來未曾動搖的舊時代黑暗勢力。這些勢力仍秘密地活躍著。惡名昭彰的奧赫拉那代表依然活躍，不論支持還是反對沙皇，支持還是反對克倫斯基——只要有人付錢……在黑暗中各種地下組織，如黑百合黨，正汲汲營營於以某種形式重拾舊制。

在這種腐敗、詭異、似真似假的氛圍中，一聲清晰的號角日復一日地響起，那就是布爾什維克洗腦的合唱：「權力歸蘇維埃！權力歸千百萬普通工人、士兵、農民的直接代表。土地、麵包、終止無謂的戰爭、終止秘密外交、投機、背叛……革命正處於危險之中，與此同時，全世界人也深陷危險之中！」

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之間的鬥爭，蘇維埃與政府之間的鬥爭，在三月初開始，即將達到高潮。俄羅斯從中世紀一躍進到二十世紀，震撼了世界，意味著兩種革命制度——政治和社會——殊死一搏。

在幾個月以來的飢餓和幻滅之後，俄羅斯革命的生命力展現得何等震撼！資產階級本應更加了解俄羅斯。在俄羅斯，革命的「病根」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痊癒……

回顧過去，十一月起義之前的俄羅斯似乎屬於另一個時代，令人難以置信地保守。我們如此迅速地適應了更新、更快節奏的生活；正如俄羅斯政治全面左傾——直到立憲民主黨被宣佈為「人民的敵人」，克倫斯基成為「反革命份子」，「中庸」的社會主義領導人如策列捷利、丹、李伯、加茨和阿夫克森捷夫，對於他們的追隨者來說也太過保守，而像維克多·切爾諾夫、甚至邁克西姆·高爾基這樣的人又屬於右翼……

1917年12月中旬左右，一群社會革命黨領袖私下拜訪了英國大使喬治·布坎南爵士，懇求他對此事保密，因為他們「被認為過於右翼」。

「想想看」，喬治爵士說道，「就在一年前，我的政府指示我不要接見米留可夫，因為他被認為是極端左翼！」

九月和十月是俄羅斯一年中最難熬的月份，尤其是在彼得格勒。在灰暗的天空下，白晝越來越短，雨不停地下著。腳下的泥濘又深又滑，黏在鞋底上，重重的靴子到處留下踏痕，情況比往常更糟，因為市政管理系統完全瓦解了。芬蘭灣的濕冷風急速吹來，寒霧籠罩著街道。夜晚，基於節約能源和對齊柏林飛艇的恐懼，街燈稀少而分散；家家戶戶每晚六點到午夜不熄燈，每支蠟燭可燃四十分鐘，煤油供應也很少。從下午三點到早上十點都是漆黑一片。搶劫和入室行竊案件增加。家裡的男人輪流值夜班，手持裝滿子彈的步槍。這是在臨時政府統治下的情況。

一週又一週，食物變得更加短缺。每日的麵包配給從一磅半降到一磅，然後是三分之二、半磅，最後只剩下四分之一磅。最後甚至整整一週完全沒有麵包。糖每個月的配額是兩磅，如果領得到的話，但通常很難。一塊巧克力或一磅無味的糖果售價從七到十盧布不等，至少相當於一美元。城市裡大約有一半的嬰兒能喝到牛奶；大多數旅館和私人住宅數月未見到過牛奶。在水果盛產時，街角的蘋果和梨每個售價少於一盧布……

為了牛奶、麵包、糖和煙草，人們不得不在冰冷的雨中大排長龍，站上幾個小時。我曾經開完整晚的會議，回家時看到在黎明前就已經開始大排長龍，大多數是婦女，有些抱著嬰兒。卡萊爾在他的《法國大革命》中曾描述法國人因他們排隊的能力而與眾不同。俄羅斯自1915年尼古拉斯二世統治時就開始習慣這種做法，一直不規律地持續到1917年夏季，之後成為常態。想像一下，在俄羅斯冬天的灰白街道上，捉襟見肘的人們站立整天的畫面！我曾在排隊買麵包時聽到人們抱怨政府，聽到俄羅斯人民善良本性中不時爆發出的苦澀、辛辣的不滿情緒……

當然，所有的劇院每晚都會營業，包括星期天。卡爾薩維娜在馬林斯基劇院演出了一部新的芭蕾舞劇，所有熱愛舞蹈的俄羅斯人都前來觀賞。沙利阿平在唱歌。在亞歷山大劇院，他們重新上演梅爾霍德導演的托爾斯泰作品《伊凡雷帝的死亡》；在那場演出中，我注意到一位身穿制服的佩吉帝國學院學生，在演出中場端正地站立著，面對著空蕩蕩的帝國包廂，包廂上的鷹已消失……
Krivoye Zerkalo上演了施尼茨勒的《Reigen》的華麗版本。

雖然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和其他畫廊已經撤離到莫斯科，但每週仍會舉辦畫展。大量女性知識分子前去參與關於藝術、文學和哲學通識的講座。這是對神智學家來說特別活躍的時期。而救世軍第一次被允許進入俄羅斯，他們在牆上貼滿了福音集會的公告，這些公告讓俄羅斯觀眾感到既好笑又驚訝……

和所有這時代一樣，這座城市的生活繼續進行著，盡可能無視革命。詩人們寫詩，但不寫關於革命的詩。現實主義畫家們畫著中世紀的俄羅斯，唯獨不畫革命。來自各省的年輕女士們來到首都學習法語和歌唱技巧，年輕漂亮的同性戀軍官們在酒店大廳裡穿著鑲金邊的深紅色bashliki、拿著精緻的高加索劍四處走動。次官僚階層的女士們下午一起喝茶，每人帶著她的金或銀或鑲寶石的糖盒，和半條麵包在防寒手筒裡，她們希望沙皇能夠回來，或德國人來，總之任何能解決僕人的問題都好……我一個朋友的女兒有一天下午回家時哭的歇斯底里，因為有位女電車售票員叫她「同志！」

偉大的俄羅斯正在他們周遭水深火熱著，新世界正在生成。過去被像動物一樣對待著並領著微薄薪水的僕人們，逐漸獨立了。一雙鞋子要價超過一百盧布，而每月平均薪資約三十五盧布，僕人們拒絕排隊購買鞋子並穿壞它們。不僅如此。在新俄羅斯世界，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投票；有勞工階級的報紙，報導最新的重要消息；有蘇維埃；還有工會。馬車夫（計程車司機）有工會，他們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中也有代表。侍者和酒店服務生團結起來，拒絕小費。在餐廳的牆上，他們貼上了標語，上面寫著：「這裡不收小費」或「只因一個人必須靠服務生維持生計，並不代表可以透過給他小費來侮辱他！」

在前線，士兵們與軍官進行鬥爭，通過委員會學習自治。在工廠裡，那些獨特的俄羅斯組織——工廠直營委員會——[4]通過與舊時代階級的鬥爭獲得經驗和力量，並意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整個俄羅斯都在學習閱讀，閱讀政治、經濟、歷史——因為人民求知若渴……在每個城市、大多數城鎮和前線，每個政黨都有自己的報紙，有時不止一份。成千上萬的組織分發成千上萬本小冊子，這些小冊子流向軍隊、村莊、工廠和街道。長期被壓抑的教育渴望在革命中瘋狂地爆發成。光斯莫爾尼學院，在最初的六個月裡，每天就運出成噸、滿車、整列火車的文獻，遍布全國。俄羅斯像燒熱的沙子吸水一樣，無止境地吸收閱讀資源。這些閱讀資源不是寓言、篡改的歷史、委靡的宗教和廉價的腐敗小說，而是社會和經濟理論、哲學，以及托爾斯泰、果戈里和高爾基的作品……

[4] 見註釋與說明

接著是演講，相比之下，卡萊爾所說的「法國言論洪流」只是涓涓細流。講座、辯論、演講——在劇院、馬戲團、學校、俱樂部、蘇維埃會議室、工會總部、軍營……在前線的戰壕裡，在村莊廣場、工廠裡聚會……看到普季洛夫工廠四萬人湧出來聆聽社會民主黨人、社會主義革命者、無政府主義者、任何人，只要有人說話，無論他們說什麼，這是多麼奇妙的景象！在彼得格勒和整個俄羅斯的街角，幾個月來，每個街角遍布公共論壇。在火車上、電車上，即興辯論此起彼落，到處都是……

全俄羅斯的會議和代表大會，將兩大洲的人們聚集在一起——蘇維埃、大型合作社、[5]地方自治會、各民族、神職人員、農民、政黨的代表大會；民主會議、莫斯科會議、俄羅斯共和國委員會。在彼得格勒總是會同時進行三四個會議。在每場會議中，但凡試圖限制發言時間都會被否決，每個人都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想法……

[5] 見附註與解釋。

我們來到了第十二軍的前線，里加的後方，這裡瘦骨嶙峋、沒穿鞋的士兵在絕望的病倒在戰壕泥濘中；當他們看到我們時，便站了起來，面容憔悴，破爛的衣服透露出青色肉體，迫切地問道：「你們帶了什麼可以閱讀的東西來嗎？」

儘管外在顯眼的變化跡象很多，亞歷山大林斯基劇院前的葉卡捷琳娜大帝雕像手上拿著一面小紅旗，其他旗幟——有些已經褪色——在公共建築上飄揚，帝國的花押字和鷹徽不是被撕下就是被遮蓋，取代兇猛的城市警察的是溫和無武裝的市民民兵在街上巡邏，但仍有許多古怪的時代錯置現象。

例如，彼得大帝以鐵腕強加於俄羅斯的《職級表》仍然具有影響力。幾乎每個人，從學生到成年人都穿著規定的制服，皇帝的標誌在制服的鈕扣和肩帶上。大約下午五點左右，街上滿是穿著制服、拿著公文包、悶悶不樂的老先生，他們從大如兵營的部委或政府機構下班回家，也許正在計算上級的高死亡率如何讓他們晉升到夢寐以求的校務顧問或樞密顧問的職級，期待著能夠領著舒適的養老金退休，甚至可能獲得聖安娜十字勳章……

有這樣一個故事：在革命高潮期間，索科洛夫參議員某天穿著平民服裝來參加參議院的會議，因未穿著沙皇軍規定的制服而被禁止進入！

在整個國家動盪和瓦解的背景下，展開了俄羅斯大眾起義的壯觀場面……

第二章

暴風雨來臨

九月，科爾尼洛夫將軍率軍進逼彼得格勒，讓自己成為俄羅斯的軍事獨裁者。資產階級的鐵拳猛地在他背後出擊，大膽試圖粉碎革命。一些社會主義部長被牽連其中，甚至克倫斯基也遭到質疑。（見附錄II，第1節）薩文科夫被召喚到其政黨——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解釋，他拒絕了，並被開除黨籍。科爾尼洛夫被士兵委員會逮捕。將軍們被解除職務，部長們被停職，內閣垮台。

克倫斯基試圖組建一個新政府，包括資產階級的黨派，立憲民主黨。他所屬的社會革命黨要求他排擠立憲民主黨。克倫斯基拒絕服從，並威脅社會主義者如果堅持此舉，他將辭去內閣職位。然而，由於民眾情緒高漲，他暫時不敢反對，一個由五名舊部長組成的臨時五人委員會，在克倫斯基的領導下暫時掌握權力，直到問題解決為止。

科爾尼洛夫事件將所有社會主義派系——包括「溫和派」和革命派——凝聚在一起，激發了自衛的意識。不能再容忍像科爾尼洛夫這樣的人物。必須成立一個新政府，對支持革命的成員負責。因此，蘇維埃邀請各民眾組織派代表參加一次民主會議，該會議定於九月在彼得格勒舉行。

在蘇維埃立刻出現了三個派系。布爾什維克要求召開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並由他們接管權力。由切爾諾夫領導的「中間派」社會革命黨與由卡爾科夫和斯皮里多諾娃領導的左翼社會革命黨、馬爾托夫領導的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以及由博格丹諾夫和斯科貝列夫代表[6]的「中間派」孟什維克，要求成立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政府。澤列特利、丹和利伯領導的右翼孟什維克，以及阿夫克森捷夫和加茨領導的右翼社會革命黨，堅持認為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表必須在新政府佔有一席之地。

[6] 見註釋與說明

布爾什維克幾乎是立刻就在彼得格勒蘇維埃贏得了多數席位，隨後莫斯科、基輔、敖德薩等城市的蘇維埃也紛紛效仿。

控制蘇維埃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對此感到驚慌，畢竟科爾尼洛夫對他們的威脅不如對列寧的危險。他們修改了民主會議的代表計劃（見附錄II，第2節），增加了來自合作社和其他保守組織的代表。即使這個人頭攏絡的會議起初投票時不包括立憲民主黨的聯合政府，只有克倫斯基公開揚言要辭職，以及「溫和派」社會主義者警告到「共和國正面臨危險」，才以極微多數說服了會議贊成與資產階級合作的原則，並批准成立一個沒有任何立法權、諮詢性質的議會，稱作俄羅斯共和國臨時議會。在新的內閣中，富裕階級幾乎掌控了局面，在俄羅斯共和國議會中，他們佔據了不成比例的席位。

事實上，蘇維埃已不再代表蘇維埃的基層成員，並且非法拒絕召開原定於九月舉行的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它不打算也不想召開這個代表大會。其官方機關《消息報》開始暗示蘇維埃的功能幾乎已形同虛設（見附錄II，第3節），並且可能很快被解散……同時，新政府宣布其政策之一是清算「不負責任的組織」——即蘇維埃。

布爾什維克作出回應，召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於11月2日在彼得格勒舉行，並接管俄羅斯政府。同時，他們退出了俄羅斯共和國議會，聲明他們不會參與一個「背叛人民的政府」（見附錄II，第4節）。

然而，布爾什維克的退出並未給這個命運多舛的俄羅斯共和國議會帶來寧靜。現在握有權力地位的富裕階級變得傲慢自大。立憲民主黨宣稱政府無法合法宣布俄羅斯為共和國。他們要求對陸軍和海軍採取嚴厲措施，瓦解士兵和水手委員會，並譴責蘇維埃。在議會另一邊，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和左翼社會革命黨則主張立即和平、將土地交給農民，以及工人對工廠的控制——基本上是布爾什維克的計劃。

我聽到馬爾托夫對立憲民主黨的回應演講。他在議壇的桌子上彎著腰，如同當時病重的模樣，聲音沙啞幾乎聽不清，他搖著手指朝右邊的長凳指責道：「你們稱我們為失敗主義者，但真正的失敗主義者是那些伺機而動以達成和平協議的人，堅持將和平推遲，直到俄羅斯軍隊所剩無幾，直到俄羅斯成為待宰羔羊。你們試圖把資產階級利益主導的政策強加於俄羅斯人民。但和平問題刻不容緩。到時你們會看到，那些你們稱為德國代理人、在各地準備喚醒民主大眾的良知的津梅瓦爾德主義者[7]的工作並非徒勞無功。」

[7] 這些人是歐洲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者的革命派成員，因其參與了1915年在瑞士津梅瓦爾德舉行的國際會議而被稱為津梅瓦爾德主義者。

在這兩個派別之間，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動搖不已，迫於群眾日益不滿的壓力，不得不向左傾斜。深刻的敵意將議會分成了不協調的對立群體。

這就是當時的情況，盟國期待已久的公告在巴黎召開，解決了外交政策的燃眉之急。

理論上，俄羅斯所有社會主義黨派都贊成以民主方式盡早達成和平。早在1917年5月，當時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控制的彼得格勒蘇維埃曾宣布了著名的俄羅斯和平條件。他們要求盟國召開會議討論戰爭目標。這次會議最初承諾在8月舉行，後來推遲到9月，再後來到10月，現在定於11月10日舉行。

臨時政府建議派出兩名代表：保守派軍事人物亞歷克謝耶夫將軍和外交部長特列斯琴科。蘇維埃則選擇了斯科貝列夫，並起草了一份著名的宣言，即《nakaz》（見附錄II，第5節）。臨時政府反對斯科貝列夫及《nakaz》；盟國大使提出抗議，最終英國下議院的邦納·勞冷冷地答道：「據我所知，巴黎會議根本不會討論戰爭目標，只會討論怎麼打仗。」

於是保守派的俄羅斯媒體歡欣鼓舞，而布爾什維克則喊道：「看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妥協策略把他們帶到了哪裡！」

在數千里長的前線上，俄羅斯軍隊裡的數百萬士兵如海浪般起伏不定，他們湧向首都，成千上萬的代表團員高喊著「和平！和平！」

我跨過了河，前往現代馬戲團，參加了城市各處舉行的一場大型群眾集會，這樣的集會逐夜頻繁。光線微弱的荒涼圓形劇場，只賴一條細線上掛著的五盞小燈照明，從圓環到滿是灰塵的陡峭長凳上，人滿為患，一直延伸到頂棚——士兵、水手、工人、婦女，所有人都用生命在聆聽。一位士兵在演講——他來自五百四十八師，無論那是什麼地方和部隊：

「同志們，」他大聲呼喊，他憔悴的臉龐和絕望的手勢流露出真正的痛苦。「上面的人總是呼籲我們犧牲更多，犧牲更多，而那些坐擁一切的人卻無動於衷。」

"我們正在與德國交戰。難道我們會邀請德國將軍加入我們的參謀部嗎？但我們也在與資產家作戰，然而我們卻邀請他們進入我們的政府....."

這位士兵說：「告訴我，我究竟在為什麼而戰。是為了君士坦丁堡，還是為了自由的俄羅斯？是為了民主，還是為了資產主義的掠奪者？如果你能證明我是在捍衛革命，那我會毫無畏懼地去戰鬥，而不是被資產主義脅迫。」

"當土地屬於農民，工廠屬於工人，權力屬於蘇維埃時，我們就知道我們戰鬥的價值，而我們將為此而戰！"

在軍營、工廠、街角，無數士兵發言人不斷呼籲結束戰爭，宣稱如果政府不積極努力爭取和平，軍隊將棄戰返家。

第八軍的發言人說：

「我們很虛弱，每個連隊只剩下幾個人。他們必須給我們食物、靴子和增援，否則不久後只會剩下空空的戰壕。和平或補給……要麼讓政府結束戰爭，要麼支援軍隊。」

對於第四十六西伯利亞炮兵團來說：

「軍官不肯和我們的委員會合作，他們向敵人出賣我們，對我們的鼓動者施以死刑；而反革命政府支持他們。我們曾以為革命會帶來和平。但現在政府不允許我們討論這些事情，同時也不給我們足夠的食物維生，或足夠的彈藥作戰。」

來自歐洲的傳聞，和平的代價就是以俄羅斯作為代價。(見附錄II，第6節)...

法國對俄軍待遇的消息加劇了不滿情緒。第一旅曾試圖用士兵委員會取代官員，如同他們在家鄉的同志一樣，並且拒絕前往薩洛尼卡的命令，要求返回俄羅斯。他們被包圍並挨餓著，然後遭到炮火攻擊，導致許多人死亡。(見附錄II，第7節)...

十月二十九日，我前往馬林斯基宮的白色大理石和赤紅色大廳，那裡是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所在地，聽著特列斯琴科對政府外交政策的宣示。所有渴望和平、疲憊不堪的人們焦急地期待此宣言。

一位身材高大、穿著光鮮亮麗的年輕男子，面容光滑，高顴骨，流利地讀著他精心準備的不表態立場的演講。（見附錄II，第8節）內容空泛……只有關於在盟軍的幫助下粉碎德國軍國主義的陳腔濫調——關於俄羅斯的「國家利益」，關於納卡茲造成的「尷尬」。他以以下話語結束：

「俄羅斯是一個強大的國家。無論發生什麼，俄羅斯將始終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我們都必須捍衛他，我們必須展示我們是偉大理想的捍衛者，是一個強大國家的子民。」

沒有人感到滿意。保守派需要一個「強硬」的帝國主義政策；民主派則希望政府能保證積極推動和平……我在《工人和士兵》報的社論中轉載一段：

政府對戰壕的回應

我們最沉默寡言的部長，特列斯琴科先生，實際上對戰壕回應了以下幾點：

1. 我們與盟國緊密團結。（不是與人民，而是與政府。）
2. 民主不需要討論冬季有沒有可能打仗。這將由我們盟國的政府決定。
3. 七月一日的進攻是有利可圖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他沒有提到後果。）
4. 盟國並非不關心我們。部長手中握有非常重要的宣言。（宣言？那行動呢？那英國艦隊的行為呢？（見附錄II，第9節）英國國王與流亡的反革命將軍古爾科的會談？部長沒有提到這一切。）
5. 給斯科別列夫的保證很糟；盟國不喜歡它，俄羅斯的外交官也不喜歡它。在盟國會議中，我們必須「說同一種語言」。

全部就這樣嗎？是的。解決之道是什麼？解決之道是對盟國和特列斯琴科的信任。和平什麼時候會到來？當盟國允許的時候。這就是政府對戰壕中關於和平的回答！

現在，在俄羅斯政治的背景中，開始形成一股邪惡勢力的模糊輪廓——哥薩克人。高爾基的報紙《新生活》指出了他們的活動：

在革命開始時，哥薩克人拒絕向人民開槍。當科爾尼洛夫進軍彼得格勒時，他們拒絕跟隨。哥薩克人從對革命的消極忠誠轉變為積極的政治攻勢（反對革命）。他們從革命的暗處逐漸曝光……

頓河哥薩克的酋長卡列金因參與科爾尼洛夫事件被臨時政府解職。他斷然拒絕辭職，並在周圍圍繞著三支龐大的哥薩克軍隊的新切爾卡斯克進行謀畫與威脅。其勢力之大，政府被迫忽視他的不服從。不僅如此，政府還被迫正式承認哥薩克軍隊聯合會議，並宣佈新成立的蘇維埃哥薩克部門是非法的。

十月初，哥薩克代表團拜訪了克倫斯基，傲慢地堅持要對方撤銷對卡列金的指控，並譴責這位總理向蘇維埃屈服。克倫斯基同意放過卡列金，據說他還說：「在蘇維埃領導者眼中，我是一個暴君和獨裁者……至於臨時政府，它不僅不依賴蘇維埃，甚至認為蘇維埃的存在是令人遺憾的。」

同時，另一個哥薩克代表團拜訪了英國大使，大膽地以「自由哥薩克人民」的代表身份與他交涉。在頓河地區，建立了一個類似哥薩克共和國的政權。庫班宣佈自己為獨立的哥薩克國家。頓河畔羅斯托夫和葉卡捷琳堡的蘇維埃被武裝的哥薩克驅散，哈爾科夫的煤礦工會總部被突襲。在所有的示威運動中，哥薩克運動都是反社會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其領導人是像卡列金、科爾尼洛夫、杜托夫將軍、卡勞洛夫將軍和巴爾迪澤將軍這樣的貴族和大地主，得到了莫斯科強大商人和銀行家的支持……

舊時代的俄羅斯正在迅速瓦解。在烏克蘭、芬蘭、波蘭和白俄羅斯，民族主義運動集結力量變得更加大膽。由有產階級控制的地方政府宣布獨立，拒絕服從彼得格勒的命令。在赫爾辛基，芬蘭參議院拒絕向臨時政府貸款，宣布芬蘭獨立，並要求俄軍撤離。基輔的資產階級拉達將烏克蘭的邊界延伸到包括南俄羅斯最富饒的農業用地，直至烏拉爾，並開始組織一支民族軍隊。總理文尼琴科暗示可能與德國單獨媾和，而臨時政府則無能為力。西伯利亞和高加索地區要求成立各自的立憲會議。而這些國家當局與當地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之間的激烈鬥爭剛剛開始.....

局勢每天愈發混亂。成千上萬的士兵正從前線逃離，並開始在廣闊的土地上漫無目的地行走。坦波夫和特維爾地區的農民疲於等待土地，對政府的鎮壓措施感到憤怒，燒毀莊園並屠殺地主。莫斯科、敖德薩和頓河煤礦爆發了大規模的罷工和停工。交通癱瘓；軍隊挨餓，大城市裡也沒有糧食。

政府在民主派和保守派之間左右為難，束手無策；而在被迫有所作為時總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哥薩克軍隊被派去重建農民的秩序，遏止罷工行動。在塔什干，政府當局鎮壓了蘇維埃。在彼得格勒，為重建國家破碎經濟生活而成立的經濟委員會因資產與勞工之間的對立陷入僵局，最終被克倫斯基解散。受到立憲民主黨支持的舊政權軍事人物要求採取嚴厲措施以恢復軍隊和海軍的紀律。海軍部長韋德列夫斯基上將和戰爭部長韋爾霍夫斯基將軍無謂地堅持到，只有以士兵和水手委員會合作的新型自願民主紀律為基礎才能挽救軍隊和海軍。但他們的建議遭到忽視。

保守派似乎打算要激起民怨。科爾尼洛夫的審判即將來臨。資產階級媒體逐漸為他公開辯護，稱他為「偉大的俄國愛國者」。布爾采夫的報紙《共同事業》呼籲建立由科爾尼洛夫、卡列金和克倫斯基組成的獨裁政權！

有一天我在共和國議會的記者席裡與布爾采夫交談過。他個子不高，彎腰駝背，臉上佈滿皺紋，戴著厚厚的近視眼鏡，頭髮和鬍鬚凌亂並帶有灰色斑點。
"記住我的話，年輕人！俄羅斯需要的是強者。我們現在應該把注意力從革命上移開，集中精力對抗德國人。
那些笨蛋，笨蛋，竟然打敗了科爾尼洛夫；這些笨蛋的背後是德國代表。科爾尼洛夫本應獲勝的。"

在極右派的陣營中，毫不掩飾的君主主義機構如普里什克維奇的《人民論壇》，《新俄羅斯》和《生命之言》，都公開主張消滅革命民主派.....

十月二十三日在里加灣發生了與德國中隊的海戰。以彼得格勒處於危險之中為藉口，臨時政府起草了撤離首都的計劃。首先是大型軍火廠要分散到俄羅斯各地，然後政府遷往莫斯科。布爾什維克立即發聲，聲稱政府正在放棄紅色首都以削弱革命力量。里加已經被出賣給德國人；現在輪到彼得格勒被出賣了！

資產階級的媒體洋溢著喜悅。「在莫斯科，」立憲民主黨的報紙《言論》說道，「政府可以在安寧的氛圍中進行工作，不會受到無政府主義者的干擾。」立憲民主黨右翼領袖羅季楊科在《俄羅斯之晨》上宣稱，德國佔領彼得格勒將是一種祝福，因為這將摧毀蘇維埃並擺脫革命性的波羅的海艦隊：

彼得格勒深陷危機（他寫道）。我告訴自己，「讓上帝保佑彼得格勒吧。」他們擔心如果失去了彼得格勒，中央革命組織將被摧毀。對此我回答道，如果這些組織全被摧毀，我很高興；因為它們只會給俄羅斯帶來災難...

隨著彼得格勒失守，波羅的海艦隊也將被摧毀。但不值得遺憾；因大多數艦隊都已失去士氣...

面對人民強烈的反對，撤離計劃被否決。

與此同時，蘇維埃代表大會如烏雲般籠罩在俄羅斯上空，閃爍著閃電。它不僅遭到政府的反對，還遭到所有「溫和」社會主義者的反對。中央軍隊和艦隊委員會、部分工會的中央委員會、農民蘇維埃，尤其是蘇維埃本身，不遺餘力地阻止這次會議的召開。

由彼得格勒蘇維埃創辦但現在由蘇維埃控制的《消息報》和《士兵之聲》猛烈抨擊這次的代表大會，正如社會革命黨報紙《人民事業》和《人民意志》所批評的一樣。

代表們被派往全國各地，通過電報向負責當地蘇維埃委員會和軍隊委員會發送訊息，指示他們停止或延遲選舉代表大會。公開嚴肅地反對這次代表大會，聲明民主派反對在離制憲大會日期這麼近的時候召開代表大會，來自前線、地方自治聯盟、農民聯盟、哥薩克軍團聯盟、軍官聯盟、聖喬治騎士、敢死隊[8]等的代表，紛紛抗議。俄羅斯共和國委員會充斥著一片反對浪潮。俄羅斯三月革命建立的整個機制，旨在阻止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召開.....

[8] 參見註釋和說明。

另一方面是無形的無產階級意志，包括工人、普通士兵和貧困農民。許多地方蘇維埃已經由布爾什維克控制；此外還有產業工人組織，the *Fabritchno- Zavodskaya*和工廠直營委員會；以及起義的軍隊和艦隊組織。某些地方的人們被阻止選出他們的正式蘇維埃代表，於是他們舉行了臨時會議，選擇其中一人前往彼得格勒。在其他區域，他們粉碎了舊的阻撓委員會並成立新的委員會。一股反抗的浪潮興起，打破了幾個月來慢慢結痂的革命火焰外殼。只有自發性的大規模運動才能促成召開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

布爾什維克的演說家們日復一日地在兵營和工廠巡迴演講，猛烈抨擊「這個內戰政府」。有個星期天，我們乘坐一輛笨重的蒸汽電車，穿過泥濘的海洋，經過矗立的工廠和巨大的教堂，前往施里瑟爾堡大街上的政府軍火廠——奧布霍夫工廠。

集會在一棟巨大的未完工建物的不起眼磚牆之間舉行，成千上萬身著黑衣的男女擠在披著紅布的鷹架周圍，人們擠在木材和磚塊堆上，棲息在陰暗的梁柱高處，神情專注且聲如雷鳴。陰沉沉的天空時不時露出太陽，透過骨架窗灑下紅光，照在仰望著我們的一張張樸實面孔上。

盧那察爾斯基身材瘦削，像個學生，擁有藝術家靈敏的面容，他正在解釋為什麼權力必須由蘇維埃掌握。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革命不受敵人侵害，這些敵人正在故意毀滅國家，摧毀軍隊，並為新的科爾尼洛夫創造機會。

一名來自羅馬尼亞前線的士兵，瘦削、悲壯而激烈，喊道：「同志們！我們在前線挨餓受凍。我們無故地犧牲。我請美國同志傳話給美國，俄國人絕不會在死之前放棄他們的革命。我們將竭盡全力堅守堡壘，直到全世界人民前來幫助我們！告訴美國工人過來為社會革命而戰！」

隨後是彼得羅夫斯基，他身材瘦小，語速緩慢，卻堅定不移：「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不是說話的時候。經濟形勢很糟糕，但我們必須適應之。他們試圖餓死我們，凍死我們。並試圖激怒我們。但要讓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敢對無產階級組織下手，那他們就太超過了。我們將把他們像浮渣一樣從地球上剔除！」

布爾什維克的報紙突然擴增。除了兩份黨報《工人之路》和《士兵》外，還有一份給農民的新報紙《鄉村貧民》，每天發行量達五十萬份；十月十七日，又出了《工人與士兵》。其社論總結了布爾什維克的觀點：

第四年的戰役將意味著軍隊和國家的毀滅.....

彼得格勒的安全受到威脅。反革命分子在人民的不幸中歡欣鼓舞.....被逼到絕望的農民公開造反；地主和政府當局用懲罰性遠征來屠殺他們；工廠和礦山關閉，工人面臨飢餓的威脅.....資產階級及其將軍們想在軍隊中恢復盲目的紀律.....在資產階級的支持下，科爾尼洛夫派正準備公開破壞制憲會議.....

克倫斯基政府是反對人民的。他會毀滅這個國家.....這份報紙代表人民和支持人民——即貧苦階級、工人、士兵和農民。只有完成革命才能拯救人民.....為此，所有權力必須掌握在蘇維埃手中.....

這份報紙主張以下內容：所有權力歸蘇維埃——不僅只於首都，還包括各省。

所有戰線立刻停火。各民族之間誠實的和平。

地主的土地——無償地分配給農民。

工人對工廠生產的控制。

忠實且誠實選出制憲會議。

有趣的是，在同樣這份報紙上，這些布爾什維克的機關曾經這樣寫道，他們是眾所周知的德國代表：

德國皇帝，被數百萬死者的血染紅，想要推進他的軍隊攻擊彼得格勒。讓我們呼籲德國工人、士兵和農民，他們像我們一樣渴望和平，站出來反對這場該死的戰爭！

這只能由一個革命政府來完成，這個政府真正代表俄羅斯的工人、士兵和農民，透過外交官直接向德軍呼籲，用德語宣言填滿德國戰壕.....我們的飛行員會把這些宣言傳遍整個德國.....

在俄羅斯共和國議會裡，議會兩派之間的鴻溝日益加深。

「資產階級！」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卡雷林大喊道，「想要利用國家的革命機器將俄羅斯綁在同盟國的戰車上！革命黨派絕對反對這種政策。」

代表民粹社會主義者的老尼古拉·柴可夫斯基則反對將土地分配給農民，並站在立憲民主黨一邊：「我們必須立刻在軍隊中實施強而有力的紀律……自從戰爭開始以來，我一直堅信，在戰時進行社會和經濟改革是一種罪。我們正在犯這種罪，然而我並不是這些改革的敵人，因為我是社會主義者。」

左派中傳來的呼喊聲，「我們不相信你！」右派則爆發出強烈的掌聲。

立憲民主黨的阿捷莫夫宣稱，沒有必要告訴軍隊它在為什麼而戰，因為每個士兵都應該意識到，首要任務是驅逐敵人離開俄羅斯領土。

克倫斯基本人兩度來訪，熱切地懇求國家團結，其中一次在結尾時還哭了起來。議會冷冷地聽著，並不時以諷刺的言論插話。

史莫爾尼學院，蘇維埃和彼得格勒蘇維埃的總部，位於城郊，遠離市中心數英里，靠近寬闊的涅瓦河。我乘坐電車前往，車子在鋪石、泥濘的街道上緩慢行駛，伴隨著吱吱作響的聲音，穿梭在擁擠的人群中。路的盡頭，是史莫爾尼修道院優雅的煙藍色圓頂，以暗金色勾勒出輪廓，十分美麗；旁邊是史莫爾尼學院如巨大軍營般的門面，長達兩百碼，三層樓高，入口上方仍然雕刻著巨大的皇家紋章，顯得桀傲不遜。

在舊制度時期，這座著名的修道院學校曾是俄羅斯貴族女兒們的學府，擁有沙皇后本人的贊助，但現在卻被工人和士兵的革命組織接管。內部有一百多個巨大的房間，潔白而樸素，門上的珐瑯標牌仍然告訴路人裡面是「女子教室4號」或「教師辦公室」，但這些懸掛著粗略字母的標誌證明了新秩序活力：「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央委員會」、「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外交事務局」、「社會主義士兵聯盟」、「全俄工會中央委員會」、「工廠和作坊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以及政黨的中央辦公室和會議室……

長長的拱形走廊上電燈稀少，擠滿匆忙的士兵和工人的身影，有些人身上背著沉重的大捆報紙、宣言和各種印刷宣傳品。他們沉重的靴子腳步聲在木地板上發出低沉且不絕於耳如雷一般的隆隆聲……到處張貼著標語：「同志們！為了您的健康，請保持清潔！」每層樓的樓梯口都設有長桌，堆滿了各政黨的小冊子和文獻，供出售……

樓下寬敞、低矮的食堂仍是餐廳。我花了兩盧布買了一張晚餐券，與幾千人一起排隊等候到達長桌，那裡有二十個男男女女從巨大的鍋裡舀著捲心菜湯、肉塊和燕麥片，還有厚實的黑麵包。五戈比可以買到一杯錫杯裝的茶。從籃子裡拿起一把油膩的木湯匙……木桌旁的長凳上擠滿了飢餓的無產階級，狼吞虎咽地吃著食物，策畫陰謀，在房間裡大聲講粗俗的笑話…

[圖片，第33頁：俄文標語的文本，以下是翻譯]

同志們，為了您的健康，請保持清潔。

樓上是另一處用餐場所，雖然是為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保留的，但每個人都可以進去。這裡可以吃到抹了厚厚的奶油的麵包和無限暢飲的茶……

在南翼二樓是大會堂，原是學院的舞廳。這是一個高聳的白色房間，由帶有數百個華麗燈泡的白色水晶吊燈照明，中間有兩排厚重的柱子分隔開來；某一端有一個講台，兩側是高大的多臂燈架，後方是一個金色的框架，原本懸掛沙皇的肖像。這裡逢年過節曾擺放過燦爛的軍事和教會制服，作為大公主們的背景……

大廳對面是蘇維埃代表大會證書委員會辦公室。我站在那裡觀察新代表走進——壯碩而有鬍鬚的士兵，穿著黑色罩衫的工人，還有一些長髮的農民。負責的女孩——是普列汗諾夫[9]的統一組織成員——輕蔑地笑了笑。她說道："這些人跟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完全不同。看看他們多麼粗魯、無知！這些粗鄙的人....."這是真的；俄羅斯的內部已被挑動，現在浮在檯面的正是底層人民。由舊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的證書委員會，挑戰一個又一個代表，理由是他們的選舉是非法的。來自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卡拉罕只是咧嘴一笑："別擔心，"他說，"等時機成熟，我們會確保你們有席位的。"

[9] 見註釋與說明

《勞動者和士兵報》說：

呼籲全俄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注意，有些組織委員會的成員試圖破壞代表大會，聲稱大會將不會舉行，建議代表們最好離開彼得格勒.....請不要理會這些謠言.....偉大的日子指日可待.....

11月2日前明顯不可能湊到法定的人數，因此代表大會的開幕延到11月7日。但整個國家現在已被煽動；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意識到他們已經失敗，所以他們突然改變策略，緊急發電報給他們的省級組織，盡可能選舉更多「溫和派」社會主義代表。與此同時，農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緊急呼籲舉行農民代表大會，定於12月13日召開，以消弭工人和士兵可能採取的任何行動...

那麼布爾什維克會怎麼做呢？城市裡謠傳說將有武裝「示威」，工人和士兵將「走出來」。資產階級和保守派報紙預言將發生暴動，敦促政府逮捕彼得格勒蘇維埃，或者至少阻止代表大會的召開。《新俄羅斯》等刊物主張對布爾什維克進行全面屠殺。

高爾基的報紙《新生活報》同意布爾什維克的觀點，認為保守派正試圖摧毀革命，必要時必須用武力抵抗；但革命民主派的所有黨派必須團結統一戰線。

只要民主國家尚未組織起自己的主要力量，且抗拒其影響力的聲音還很強烈，那麼轉而進攻就沒有任何好處。但如果敵對分子訴諸武力，那麼革命民主派就應該參與奪權的戰鬥，並由最底層的人民來維持.....

高爾基指出，保守派報紙和官方報紙都在煽動布爾什維克採取暴力行動。然而，叛亂將為新科爾尼洛夫鋪路。他督促布爾什維克否決這些謠言。

波特列索夫在《孟什維克日》上發表了一篇駭人聽聞的故事，並附有一張地圖，聲稱其揭示了布爾什維克的秘密戰役計劃。

彷彿被施了魔法一樣，牆上貼滿了來自「溫和派」和保守派以及蘇維埃中央委員會的警告、（見附錄二，第 10 節）公告、呼籲，譴責任何「示威活動」。懇求工人和士兵不要聽煽動者的話。例如，社會革命黨軍事部的以下內容：

鎮上再次傳出有人打算舉行維斯塔普倫尼的謠言。這些謠言的來源是什麼？是什麼組織授權這些鼓吹叛亂的煽動者？布爾什維克在回答《蘇維埃》中向他們提出的問題時，否認他們與此事有任何關係.....但這些謠言本身就帶有巨大的殺傷力。很容易出現一些頭腦發熱的人，不考慮大多數工農群眾的心境，上街教唆部分工兵，煽動他們起義的情況.....革命中的俄羅斯正處於這個可怕的時期，任何起義都很容易演變成內戰，並可能導致無產階級辛苦建立的一切功虧一簣.....堅守崗位！別出來！

10月28日，在斯莫爾尼走廊裡，我與卡門涅夫交談，他是一個個子矮小、紅色尖鬚、說話時帶有法式姿態的人。他不確定能有足夠的代表到來。他說："如果有一個代表大會，將代表人民壓倒性的情緒。如果多數是布爾什維克，正如我所認為的那樣，我們將要求權力交給蘇維埃，而臨時政府必須下台。"

沃洛達斯基是一位身材高大、面色蒼白、戴著眼鏡且氣色不好的年輕人，他的說法更加明確："列弗-丹斯及其他妥協派正在破壞代表大會。如果他們成功阻止會議的召開，好吧，那麼我們就是現實主義者，不能依賴於此！"

根據我的筆記本的記錄，日期是10月29日，以下是我從當天的報紙中摘錄的幾條新聞：

莫吉廖夫（總參謀部總部）。這裡聚集了忠誠的衛兵團、土著騎兵師、哥薩克人和敢死營。

彼得羅保羅夫斯克、沙皇別墅和彼得霍夫的軍官學校的容克被政府命令準備前往彼得格勒。奧蘭尼堡的容克已抵達城市。

彼得格勒的部分裝甲車師駐紮在冬宮。

根據托洛茨基簽署的命令，塞斯特羅列茨克政府兵工廠將數千支步槍交給彼得格勒工人代表。

在下利泰尼區市民警察的會議上，通過了一項要求所有權力歸於蘇維埃的決議。

這只是其中一個在動盪的日子裡的紛亂事件案例，當時每個人都知道有甚麼事要發生了，但沒有人知道究竟是什麼。

10月30日晚間，在斯莫爾尼的彼得格勒蘇維埃會議上，托洛茨基斥責資產階級媒體斷章取義，稱蘇維埃計劃武裝叛亂的言論是「保守派企圖破壞和摧毀蘇維埃大會的行動.....彼得格勒蘇維埃，」他宣稱，「並沒有下達任何起義的命令。如果有必要，我們會這樣做，我們將得到彼得格勒駐軍的支持.....他們（政府）正在準備反革命；而我們將以無情而果斷的攻勢予以回應。」

確實，彼得格勒蘇維埃並沒有下達示威的命令，但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正在考慮起義的問題。23日整晚他們都在開會。所有的黨內知識分子、領導人以及彼得格勒工人和駐軍代表都出席了會議。在這些知識分子中，只有列寧和托洛茨基支持起義。甚至連軍人也反對。投票進行後，起義被否決了！

然後，一個粗獷的工人站起來，他的臉因憤怒而扭曲。「我代表彼得格勒無產階級發言」，他粗聲說道。「我們支持起義。隨你們的便，但我現在告訴你們，如果你們允許蘇維埃被摧毀，我們就和你們誓不兩立！」一些士兵加入了他。之後他們再次投票——起義通過了……

然而，由利亞扎諾夫、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右派繼續反對武裝起義。10月31日上午，《工人之路》上刊登了列寧《致同志們》的第一部分（見附錄II，第11節），這是世上最大膽的政治宣傳作品之一。在信中，列寧認真地提出了支持起義的理由，並以加米涅夫和利亞扎諾夫的反對意見為文字材料。

他寫道，「我們要麼放棄『所有權力歸於蘇維埃』這個口號，要麼就必須發動起義。沒有折衷之選。」

同日下午，立憲民主黨領袖保羅·米留科夫在共和國議會上發表了一篇精彩而辛辣的演講（見附錄II，第12節），將斯科貝列夫的命令指責為親德，宣稱「革命民主」正在摧毀俄羅斯，嘲笑捷列什琴科，並公開宣稱他寧願選擇德國外交而非俄國外交。左翼議員席位上一片喧囂……

政府方無法忽視布爾什維克宣傳成功的重要性。29日，政府和共和國議會聯合委員會匆忙起草了兩項法案，一是將土地暫時交給農民，另一項是推動積極的和平外交政策。次日，克倫斯基在軍中暫停執行死刑。同日下午，新的「加強共和政權與打擊無政府主義和反革命委員會」首次會議隆重開幕——歷史對此再也沒有任何記載……次日上午，我和另外兩位記者對克倫斯基進行了採訪（見附錄II，第13節）——那是他最後一次接見記者。

「俄羅斯人民」，他痛苦地說道，「正因經濟疲憊和對盟國的幻滅而受苦！全世界都認為俄羅斯革命已經結束。不要誤會。俄羅斯革命才剛剛開始……」這些話或許比他想的更具預言性。

10月30日，我參加彼得格勒蘇維埃整晚的會議，如火如荼的進行。在場有「溫和派」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軍官、軍委會成員和蘇維埃。與熱情和直率的工人、農民和普通士兵對峙。

一位農民敘述了特維爾的騷亂，他說這是土地委員會的逮捕行動所致。「這個克倫斯基只不過是地主的掩護！」他大聲喊道。「他們知道我們無論如何會在制憲大會上拿回土地，所以他們試圖摧毀制憲大會！」

普季洛夫工廠的一位機械工描述了監督人們如何以燃料或原物料短缺為藉口，一一關閉各部門。他宣稱，工廠直營委員會發現了大量的囤貨物資。

「這是挑釁行為，」他說道。「他們想餓死我們——或者逼迫我們使用暴力！」

在這群士兵中，有人說道：「同志們！我從那些在挖掘自己墳墓，並稱之為戰壕的地方給你們帶來了問候！」

接著一位高大瘦削、眼神閃爍的年輕士兵起身，一陣歡呼聲響起。他是楚德諾夫斯基，據報在七月的戰鬥中陣亡，現在卻奇蹟般地復活了。

「眾將士不再信任他們的長官。就連軍委會也拒絕召開我們的蘇維埃會議，背叛我們……眾將士希望制憲大會如期舉行，那些敢延期的人將受到詛咒——而且不僅僅是口頭上的詛咒，因為軍隊還有槍支。」

他講述了現在第五軍中關於制憲大會的選舉活動。「長官們，特別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試圖削弱布爾什維克。我們的報紙不允許在戰壕中流通。我們的演講者被逮捕——」

「你為什麼不談談糧食短缺的問題？」另一位士兵喊道。

「人活著不只為了溫飽。」楚德諾夫斯基嚴厲地回答道……

隨後發言的是一位來自維捷布斯克蘇維埃的孟什維克國防委員代表。他說：「問題不在於誰掌權。問題不在政府，而在於戰爭……在發生任何改變之前戰爭必須獲勝——」此時，噓聲和諷刺聲此起彼落。「這些布爾什維克煽動者是蠱惑人心的政客！」大廳裡充滿笑聲。「讓我們暫時忘記階級鬥爭——」但他再也說不下去了。一個聲音喊道：「你不就是希望我們這樣做嗎！」

當時彼得格勒呈現出異常的現象。在工廠裡，委員會的房間堆滿了步槍，送信者來來往往，紅衛兵[10]進行操練……在所有的軍營裡，每晚都有會議，整天都在進行無休止的激烈辯論。街上的人群在陰鬱的傍晚變得更加密集，緩慢而川流不息地在涅夫斯基大街上來回穿梭，爭搶報紙……搶劫案件多到步行穿過小巷都十分危險的地步……有一天下午，我在薩多瓦亞大街看到幾百人把一個被抓到偷竊的士兵毆打並踐踏致死……在這天寒地凍的天氣裡，一些人鬼鬼祟祟地徘徊在長時間排隊等待麵包和牛奶的瑟瑟發抖的婦女旁，低聲說猶太人壟斷了食品供應——當人民挨餓時，蘇維埃成員卻過著奢華的生活……

[10] 見註釋與說明

在斯莫爾尼，門口和門外都有戒備森嚴的警衛，要求每個人出示通行證。委員會的房間整天都在嗡嗡作響，數百名士兵和工人睡在任何他們能找到空間的地方。樓上大廳裡擠滿了一千人，他們參加彼得格勒蘇維埃喧鬧的會議……

賭博俱樂部從黃昏到黎明都忙碌的營業著，隨著香檳的流淌，賭注高達兩萬盧布。市中心的夜晚，戴著珠寶和昂貴皮草的妓女絡繹不絕，匯集在咖啡館……

君國主義者的陰謀、德國間諜、走私者策劃著陰謀……

在這下著雨、刺骨的寒冷中，這座在灰色天空下顫動的大城市風馳電掣地奔向——什麼？

第三章

前夜

一個弱勢政府與一群叛亂的人民之間的關係終有一天會出現當局的每一個行動都會激怒群眾，而每一次拒絕行動都會激起他們的蔑視……

放棄彼得格勒這項提議掀起了一場風暴；克倫斯基公開否認政府有這樣的意圖，卻遭到嘲笑。

被革命的壓力逼到牆角（《工人之路》大聲疾呼），「臨時」資產階級政府試圖通過開空頭支票來擺脫困境，聲稱它從未想過逃離彼得格勒，也不想放棄首都……

在哈爾科夫，三萬名煤礦工人組織起來，採用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W.W.）憲法的前言：「工人階級和雇主階級沒有共同之處。」被哥薩克驅趕，一些工人被礦主鎖在門外，其餘工人宣布全面罷工。商業和工業部長科諾瓦洛夫任命他的助手奧爾洛夫全權處理此事。奧爾洛夫被礦工們憎恨。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Tsay-ee-kah）不僅支持其授權，還拒絕要求召回頓巴斯的哥薩克……

隨後蘇維埃在卡盧加被驅散。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獲得了多數席位，釋放了一些政治犯。在政府委員的許可下，杜馬從明斯克調來部隊，用炮火轟炸蘇維埃總部。布爾什維克屈服了，但當他們離開建築物時，哥薩克襲擊了他們，喊道：「這就是我們對所有布爾什維克蘇維埃的做法，包括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蘇維埃！」這一事件在全俄引起了一波恐慌和憤怒……

在彼得格勒，北方蘇維埃地區大會即將結束，布爾什維克克里連科主持了會議。絕大多數人決定由全俄蘇維埃大會接管一切權力；並向獄中的布爾什維克致意，告訴他們喜訊，因為他們解放的時刻指日可待。與此同時，第一次全俄工廠直營委員會會議（見附錄III，第1節）明確表態支持蘇維埃，並顯著地持續著。

在政治上擺脫沙皇統治後，工人階級希望在其生產活動領域內看到民主制度的勝利。這最好用工人對工業生產的控制來表達，自然由統治階級的犯罪政策所造成的經濟瓦解氛圍產生……

鐵路工會要求交通部長利韋羅夫斯基辭職……

以蘇維埃執行委員會（Tsay-ee-kah）知名，斯科貝列夫堅持要求在協約國會議上提出這一命令，並正式反對派特列斯琴科前往巴黎。特列斯琴科提出辭職……

將軍韋爾霍夫斯基無法完成軍隊的重組，只能間隔很長一段時間參加一次內閣會議……

11月3日，布爾策夫的《共同事業》以大標題刊登：公民們！拯救祖國！

我剛剛得知，昨天在國防委員會的會議上，戰爭部長韋爾霍夫斯基將軍——造成科爾尼洛夫倒台的主要責任人之一——提議單獨與敵人簽署和平協議，獨立於協約國。

那是對俄羅斯的背叛！

特列斯琴科聲明，臨時政府甚至沒有審查過韋爾霍夫斯基的提議。

「你們可能會認為，」特列斯琴科說，「我們是在瘋人院裡！」委員會的成員對將軍的話感到震驚。將軍阿列克謝耶夫哭了。

不！這不是瘋狂！這更糟糕。這是對俄羅斯直接的背叛！

克倫斯基、特列斯琴科和涅克拉索夫必須立即就韋爾霍夫斯基的言論向我們做出回應。

公民們，站起來！

俄羅斯正被出賣！

拯救她！

韋爾霍夫斯基的意思是，必須向協約國施壓，提出和平條件，因為俄軍無法再繼續戰鬥了……

在俄羅斯和國外，這個消息都引起了巨大的轟動。韋爾霍夫斯基因「健康不佳」被給予「無限期休假」，並離開了政府。《共同事業》被禁止發行……

11月4日星期日被指定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日子，在全城計劃舉行盛大的集會，表面上是為了籌措組織和新聞的資金；實際上是為了示威。就在同一天哥薩克突然宣布，將舉行一場「Krestny Khod」——即「十字架遊行」，以紀念1612年的聖像，透過其奇蹟般的干預，拿破崙被趕出莫斯科。氣氛十分緊張；內戰一觸即發。彼得格勒蘇維埃發表了一份宣言，標題為「哥薩克兄弟！」

「就是你們，哥薩克，被煽動來對抗我們、工人和士兵。這該隱的計劃正由我們共同的敵人實施，壓迫者、特權階級——將軍、銀行家、地主、前官員、前沙皇服務人員……我們被所有貪污者、富人、王子、貴族、將軍所憎恨，包括你們的哥薩克將領。他們隨時準備摧毀彼得格勒蘇維埃並粉碎革命……」

11月4日，有人組織了一場哥薩克的宗教遊行。是否參加這次遊行是每個人的自由意志。我們不干涉此事，也不阻礙任何人……但我們要警告你們，哥薩克！當心，以十字架遊行為藉口下，你們的卡列金不會煽動你們對抗工人，對抗士兵……

這場遊行被快速地取消了……

在城裡的軍營和工人階級宿舍裡，布爾什維克正在宣傳「所有權力歸蘇維埃！」而黑暗勢力的代理人則在煽動人民起來屠殺猶太人、店主、社會主義領袖……

一方面，君主主義媒體煽動血腥鎮壓——另一方面，列寧厲聲咆哮道：「起義！……我們不能再等待了！」

即使是資產階級媒體也感到不安。（見附錄III，第二節）《交易報》稱布爾什維克的宣傳是對「社會最底層原則——人身安全和對私有財產的尊重」的攻擊。

[圖片，第46頁：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呼籲]

彼得格勒蘇維埃呼籲哥薩克取消原計劃於11月4日（按現行的日曆）舉行的「十字架遊行」。以「哥薩克兄弟們！」開頭呼籲。「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向你們致意。」

但最敵視布爾什維克的是「溫和」的社會主義媒體。（見附錄III，第三節）《人民事業》宣稱：「布爾什維克是革命最危險的敵人。」孟什維克的《日報》說：「政府應該保護自己並保護我們。」普列漢諾夫的報紙《統一報》（見附錄III，第四節）提醒政府注意彼得格勒工人正全副武裝，並要求對布爾什維克採取嚴厲措施。

政府一天一天越發無力。甚至連市政管理系統也崩潰了。晨報的專欄充滿了放肆的搶劫和謀殺報導，但罪犯卻不痛不癢。

另一方面，武裝工人夜間在街道巡邏，與強盜火拼，只要有武器就使用。

11月1日，彼得格勒軍事指揮官波爾科夫尼科夫上校發布了一份公告：

儘管國家正經歷困難時期，彼得格勒各地仍蔓延著不負責任的武裝示威和屠殺呼籲，搶劫與失控場面與日俱增。

這情況破壞了市民的生活，妨礙了政府和市政機構的系統工作。

我充分意識到我對國家的責任和義務，我命令：

1. 每個軍事單位，按照特殊指示在其駐軍區域內，為市政機構、委員和民兵提供一切協助，以保護政府機構的安全。
2. 與地方指揮官和民兵代表合作組織巡邏隊，並採取措施逮捕罪犯和逃兵。
3. 逮捕所有進入軍營並煽動武裝示威和屠殺的人，並將他們送交城市第二指揮官的總部。
4. 使用現有全部的武裝力量，武裝示威或動亂一發酵立即鎮壓。
5. 協助委員防止無憑無據的房屋搜查和逮捕。
6. 立即向彼得格勒軍區參謀部報告轄區內發生的所有情況。

我呼籲所有的軍隊委員會和組織協助指揮官履行他們的職責。

在共和國議會中，克倫斯基宣稱政府完全了解布爾什維克的準備工作，並有足夠的力量應付任何示威活動。(見附錄三，第五節) 他指責《新俄羅斯》和《工人之路》都一樣在煽動。他補充說：「但由於新聞自由，政府無法對抗印刷的謊言。[11]」宣稱同一種宣傳一體兩面，其目的是實現地下勢力熱切期望的反革命，他接著說：

「我注定要完蛋，我的命運無所謂，但我敢說，詭異的是布爾什維克在城市中製造令人難以置信的挑釁！」

[11] 這不太坦誠。臨時政府在七月份曾經取締過布爾什維克報紙，並且計劃再做一次。

11月2日，只有15名代表抵達蘇維埃大會。次日，有100名代表，第二天早上，有175名，其中103名是布爾什維克..... 需要400人才能達到法定人數，而大會只剩三天的時間.....

我在斯莫爾尼花了很多時間。進入那裡不再那麼容易。雙排哨兵守在門外，一旦進入正門，還有一排人龍等著要進入，每次開放四人並會詢問其身分和工作。然後通行證會發放下來，通行證系統每隔幾小時就會更新一次，因為間諜不斷潛入.....

[圖片，49頁：給里德的俄羅斯通行證，翻譯如下]

由軍事革命委員會頒發的斯莫爾尼學院通行證，允許我隨時進入。
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所屬的軍事革命委員會
司令部辦公室
1917年11月16日
編號955

斯莫爾尼學院

通行證

現授予美國社會主義報刊記者約翰·里德，在12月1日前自由進入斯莫爾尼學院的權利。

司令副官

有一天，我來到外門，看見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就在我前面。一名士兵攔住了他們。托洛茨基翻遍了口袋，找不到通行證。

"沒關係，"他最後說。"你認識我，我叫托洛茨基。"

"你沒有通行證，"士兵固執地回答。

"你不能進去。名字對我而言沒有意義。"

"但我是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

"嗯，"士兵回答說，"如果你真是那麼重要的人物，至少應該有一張小紙條。"

托洛茨基非常耐心。"讓我見見司令官，"他說。士兵猶豫了一下，咕噥著不想為每個惡魔打擾司令官。他最終招手示意指揮警衛的士兵。托洛茨基向他解釋情況。"我叫托洛茨基，"他重複道。

"托洛茨基？"另一名士兵搔了搔頭。"我好像在哪裡聽過這個名字，"他說了很久。"我想沒問題，你可以進去，同志。"

我在走廊上遇見了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成員卡拉漢，他向我解釋了新政府的樣子。

「這是一個鬆散的組織，對蘇維埃表達的民意敏感，讓地方勢力充分發揮。目前臨時政府阻礙了地方民主意志的行動，就像沙皇政府一樣。新社會的主動權應該來自下層……政府的形式將模仿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的憲法。新的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負責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將成為議會，各部門將由委員會而不是部長領導，並直接對蘇維埃負責。」

10月30日，我按約定來到斯莫爾尼的閣樓一間簡陋的小房間，與托洛茨基談話。他坐在房間中間的一把粗糙椅子上，桌上空空如也。我幾乎不需要問什麼問題；他語速快而穩地講了超過一個小時。我在此用他的語言原音重現：

「臨時政府完全無能為力。資產階級掌握著控制權，但這種控制被以oborontsi政黨的虛構聯盟所掩蓋。現在，在革命期間，人們看到厭倦了等待應許之地的農民反抗；在全國各地，所有勞動階層都表現出同樣的厭惡。資產階級的統治只能通過內戰來實現。科爾尼洛夫的方法是資產階級控制的唯一途徑。但資產階級缺乏的是力量……軍隊與我們同在。調停者和和平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已經失去了所有權威，因為農民與地主、工人與雇主、士兵與軍官之間的鬥爭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激烈和無法化解。只有透過人民的一致行動、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革命才能實現，人民才能得救……」

「蘇維埃是最完美的人民代表——在他們的革命經驗、思想和目標上都很完美。蘇維埃直接以戰壕中的軍隊、工廠中的工人和田野中的農民為基礎，是革命的脊梁。」

「曾經嘗試創建一個沒有蘇維埃的權力，但只創造了無力感。各種反革命計劃現在正在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走廊中孵化。立憲民主黨代表了反革命的激進派。另一方面，蘇維埃代表了人民的事業。在這兩個陣營之間，沒有特別重要的團體……這是最終的鬥爭。資產階級反革命組織了所有的力量，等待攻擊我們的時刻。我們的答案深具決定性意義。我們將完成三月剛開始的工作，並在科爾尼洛夫事件中取得進展。」

他接著談到了新政府的外交政策：

「我們的第一個行動是呼籲所有戰線立即停火，並召開各國人民會議，討論民主和平條款。我們在和平方案中獲得的民主程度取決於歐洲響應革命的程度。如果我們在這裡建立一個蘇維埃政府，這將成為立即實現歐洲和平的一個強大因素，因為這個政府將越過其他政府直接且立即向所有人民提出停戰建議。在達成和平的時刻，俄羅斯革命的壓力將朝向‘不吞併，不賠償，民族自主權’以及一個聯邦化的歐洲共和國……」

「在這場戰爭結束時，我看到的是一個由無產階級重建的歐洲，而不是由外交官們重建的。歐洲聯邦共和國——歐洲合眾國——這是必須實現的。民族自治已經不再足夠。經濟發展要求廢除國界。如果歐洲繼續分裂成民族群體，那麼帝國主義將東山再起。只有歐洲聯邦共和國才能給世界帶來和平。」他微笑著，那是微妙而略帶諷刺的笑容。「但是，如果沒有歐洲群眾的行動，這些目標目前無法實現。」

當所有人都在等待布爾什維克某天早晨突然出現在街頭並開始射殺穿白領的人時，真正的起義卻以相當自然和公開的方式進行著。

臨時政府計劃將彼得格勒駐軍派往前線。

彼得格勒駐軍約有六萬人，他們在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在三月的偉大日子裡扭轉了局勢，創建了士兵代表蘇維埃，並將科爾尼洛夫從彼得格勒的門前擊退。」

「現在，他們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布爾什維克。當臨時政府談到撤離城市時，彼得格勒駐軍回答道：‘如果你們無法保衛首都，那就締結和平；如果你們不能締結和平，那就讓位給能夠做到這兩點的人民政府。’」

「任何起義的企圖顯然都取決於彼得格勒駐軍的態度。政府的計劃是用‘可靠’的部隊——哥薩克和敢死隊取代駐軍團。陸軍委員會、‘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和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Tsay-ee-kah）都支持政府。在前線和彼得格勒進行了大規模的宣傳，強調彼得格勒駐軍在首都的兵營裡過著舒適的生活，而他們戰壕裡的精疲力竭的戰友們卻在挨餓和死去。

這些指控當然有些道理，因為駐軍團不願放棄相對舒適的生活去迎接冬季戰役的艱苦。但他們拒絕前往還有其他原因。彼得格勒蘇維埃害怕政府的意圖，從前線來了數百名由普通士兵選出的代表，他們喊道：‘我們確實需要增援，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知道彼得格勒和革命是戒備森嚴的……同志們，你們守住後方，我們將守住前線！’

10月25日，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在閉門會議上討論了成立一個特別軍事委員會來決定整個問題。第二天，彼得格勒蘇維埃士兵部門的會議選舉了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立即宣布對資產階級報紙進行抵制，並譴責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反對蘇維埃大會。29日，在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公開會議上，托洛茨基提議蘇維埃正式批准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成立。他說：‘我們應該成立我們自己的特別組織，準備迎戰，必要時就戰鬥至死……’

決定向前線派出兩個代表團，一個來自蘇維埃，另一個來自駐軍，與士兵委員會和總參謀部會談。在普斯科夫，蘇維埃代表團遇到了北方前線司令切列米索夫將軍，他簡短地宣稱，他已經命令彼得格勒駐軍前往戰壕，僅此而已。駐軍委員會不允許離開彼得格勒……

彼得格勒蘇維埃士兵部門的一個代表團要求讓一名代表進入彼得格勒區的參謀部，被拒絕了。彼得格勒蘇維埃要求在沒有士兵部門批准的情況下不發布任何命令，也被拒絕。代表們被粗暴地告知：‘我們只承認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我們不承認你們；如果你們違法，我們將逮捕你們。’」

在30日這天，彼得格勒所有團的代表召開了一次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彼得格勒駐軍不再承認臨時政府。彼得格勒蘇維埃是我們的政府。我們只服從彼得格勒蘇維埃，通過軍事革命委員會發出的命令。」當地的軍事單位被命令等待彼得格勒蘇維埃士兵部門的指示行動。

次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了自己的會議，會議主要由軍官組成，成立了一個與總參謀部合作的委員會，並在城市的各個區域派遣了委員。

3日，在斯莫爾尼召開了一次大型士兵會議，會議的決議為：

向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成立致敬，彼得格勒駐軍承諾全力支持其所有行動，以更緊密地團結軍事前線和後方，促進革命的利益。

駐軍還宣布，與革命無產階級一同維持彼得格勒革命的秩序。柯爾尼洛夫派或資產階級的任何挑釁企圖，都將遭到無情的抵抗。

現在，軍事革命委員會意識到其權力，強制要求彼得格勒總參謀部服從其控制。它命令所有印刷廠在未經委員會授權的情況下，不得出版任何宣言或公告。軍事委員造訪了克朗沃斯克兵工廠，查獲了大量武器和彈藥，阻止了一批正在運往卡列金總部新切爾卡斯克的一萬支刺刀.....

政府突然意識到危險，如果委員會解散，政府將提供豁免權。但為時已晚。11月5日午夜，克倫斯基親自派馬列夫斯基向彼得格勒蘇維埃提供在總參謀部的代表席位。軍事革命委員會接受了這一提議。一小時後，代理戰爭部長馬尼科夫斯基將此提議撤銷。

11月6日星期二早晨，一張由「軍事革命委員會隸屬於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簽署的公告出現在城市中，造成轟動。

致彼得格勒的市民們！

反革命勢力已經露出其罪惡的頭角。柯爾尼洛夫派正在動員其力量，試圖摧毀全俄蘇維埃大會並破壞制憲會議。同時，暴力分子可能會試圖煽動彼得格勒人民滋事和流血事件。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將承擔起保衛城市革命秩序的責任，對抗反革命和屠殺的企圖。

彼得格勒駐軍不允許任何暴力或動亂。呼籲民眾逮捕流氓和黑幫煽動者，並將他們送到最近的兵營交給蘇維埃委員。只要黑暗勢力試圖在彼得格勒街頭製造麻煩，無論是搶劫還是鬥毆，罪犯都將被徹底消滅！

市民們！我們呼籲你們保持完全的安靜和鎮定。秩序和革命的事業掌握在強有力的手中。

有軍事革命委員會委員的名單....

11月3日，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再次舉行歷史性閉門會議。我在扎金德的通知下，在門外的走廊等候；沃洛達爾斯基出來時告訴了我裡面的情況。

列寧說：「11月6日太早了。我們必須有一個全俄的起義基礎；而6日所有代表還沒有抵達大會....另外，11月8日又太晚了。到時候大會已經組織起來，而一個大型組織團體很難採取迅速、果斷的行動。我們必須在11月7日，也就是大會召開的那天行動，這樣我們就可以對它說，‘這就是權力！你們打算如何運用？」

樓上某個房間裡坐著一個瘦臉、長髮的人，他曾是沙皇軍隊的軍官，後來成為革命者和流亡者，一個名叫安東諾夫的數學家和棋手正在仔細制定奪取首都的計劃。

政府也在準備。來自四面八方不同的單位且最忠誠的幾個低調團體被命令到彼得格勒。炮兵學校的軍官被召集到冬宮。自七月事件以來，首次在街頭出現了哥薩克巡邏隊。波爾科夫尼科夫接連發出命令，威脅要以「最大力度」鎮壓一切的不服從行為。公共教育部長基什金，最討人厭的內閣成員，被任命為特別專員以維持彼得格勒的秩序；他指派了同樣不受歡迎的兩人，魯滕堡和帕爾欽斯基作為助手。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和芬蘭被宣布進入戒嚴狀態——對此，資產階級的《新時代》諷刺地評論道：

為什麼實施戒嚴？政府已經不再是權力機構。它沒有道德權威，也不具備使用武力的必要手段。在最有利的情況下，它只能與任何同意談判的人進行協商。其權威僅此而已.....

11月5日星期一早晨，我去了瑪林斯基宮，看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發生了什麼事情。關於特列斯琴科外交政策的激辯。布爾采夫-韋爾霍夫斯基事件的回響。除了意大利大使外，所有外交官都在場，所有人都說他因卡爾索災難而心力交瘁.....

當我走進來，左翼社會革命黨的卡列林正在大聲朗讀《倫敦時報》的一篇社論，裡面寫道：「治療布爾什維主義的方法是子彈！」他轉向立憲民主黨人喊道：「這也是你們的想法！」

右派傳來：「是的！是的！」

「是的，我知道你們是這麼想的，」卡列林熱烈地回答道，「但你們沒有勇氣去嘗試！」

接著，斯科別列夫登場，這位長著柔軟金色鬍鬚和波浪金髮的男子，看起來像是個偶像明星，他帶著歉意地為蘇維埃的指令辯護。特列斯琴科隨後發言，左派的人不斷喊著「下台！下台！」他堅持認為，政府和中央執行委員會派往巴黎的代表應該有和他相同的觀點。他說了幾句關於恢復軍隊紀律的話，關於勝利的戰爭……混亂中，儘管左派激烈反對，共和國議會還是通過了簡單的指令。

布爾什維克的空位自從他們第一天離開議會，帶走這麼多的生命後，就一直空著。當我下樓時，我覺得儘管有激烈的爭吵，卻沒有任何真實聲音能從外面惡劣的世界滲透進這高大寒冷的大廳，而臨時政府在戰爭與和平的同一岩石上觸礁——正是這個問題讓米留可夫內閣受阻……守衛幫我穿上外套時嘟囔著：「我不知道可憐的俄羅斯會變成什麼樣子。所有這些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和勞工派……這個烏克蘭和這個芬蘭，以及德國帝國主義者和英國帝國主義者。我四十五歲了，一生從未聽過像此地這麼多話。」

我在走廊上遇到了沙茨基教授，一位穿著整潔禮服的鼠臉人，在立憲民主黨的會議中深具影響力。我問他對備受談論的布爾什維克行動有何看法。他聳了聳肩，冷笑著回答：

「他們是畜生——烏合之眾。他們不敢行動，或者即使敢，也會很快被驅逐。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不是壞事，因為那樣他們會自取滅亡，無法在制憲會議中掌握權力。」

「但是，我親愛的先生，請允許我向您概述一下我向制憲會議提交的一種政府形式的計劃。您看，我是這個機構任命的一個委員會的主席，與臨時政府合作，制定一個憲法方案。我們將有一個兩院制的立法機構，就像你們在美國一樣。在下議院將有地區代表；在上議院，將有自由業、地方自治機關、合作社和工會的代表。」

外面一陣寒意，潮濕的風從西邊吹來，腳下冰冷的泥土浸透了鞋子。兩個連的軍校學員走過莫爾斯卡亞大街，穿著長大衣，僵硬地踏步，唱著舊時代響亮的合唱曲，這首歌是士兵們在沙皇統治下常唱的。我在第一個十字路口注意到，民警騎著馬，配有嶄新槍套裡的左輪手槍；一小群人默默地注視著他們。在涅夫斯基大街的轉角處，我買了一本列寧的小冊子《布爾什維克能夠掌握權力嗎？》，用一張小面額的郵票支付。普通的電車緩慢駛過，市民和士兵緊緊抓住車外，這景象足以讓西奧多·P·尚茨羨慕不已……在人行道上，一排穿著制服的逃兵在賣香煙和葵花籽。

在陰沉的暮色中，涅夫斯基大街上擁擠的人群爭奪著最新的報紙，成群結隊的人試圖看清楚貼在每個平坦地方的大量宣言和公告（見附錄III，第6節）；這些來自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蘇維埃、「溫和」社會黨派、軍隊委員會的公告，威脅、咒罵、懇求工人和士兵待在家裡，支持政府。

一輛裝甲車慢慢地來回行駛，警報聲不斷。在每個角落，每個空地，都聚集著密密麻麻的人群；士兵和學生爭論不休。夜色迅速降臨，遍布的街燈閃爍起來，人潮湧動不息……在彼得格勒，遇到麻煩的前兆總是這樣……

整座城市草木皆兵，每道響亮聲音都讓人驚恐萬分。但布爾什維克仍按兵不動；士兵留守軍中，工人留在工廠裡……

我們去了靠近喀山大教堂的一家電影院看電影——一部充滿激情和陰謀的義大利血腥電影。前排坐著一些士兵和水手，如孩子般驚奇地凝視著螢幕，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燒殺擄掠……

我匆忙趕往斯莫爾尼。在頂樓的10號房間裡，軍事革命委員會會議不斷，由一個名叫拉茲米爾的十八歲金髮少年擔任主席。當他走過來時，有些害羞地和我握手。

「彼得保羅要塞剛剛歸順我們了，」他笑容滿面地說道。「一分鐘前，我們接到政府命令一個團前往彼得格勒的消息。士兵們感到懷疑，所以他們在加奇納停下列車，派出代表團來找我們。‘出了什麼事？’他們問道。‘你們有什麼話要說？我們剛通過了一個決議，全權交給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回覆道，‘兄弟們！我們代表革命向你們致意。待在原地，等待進一步的指示！’」

他說所有的電話都被切斷了，但通過軍用電話機器設備，已與工廠和軍營建立了溝通。

信差和委員頻繁地出入。門外等待的十幾名志願者準備將消息傳達到城市最遠的地方。其中一個穿著中尉制服的吉普賽面孔男子用法語說道：「萬事俱備，一觸即發。」

波德沃伊斯基路過，那位策劃起義戰略的瘦削長鬍子平民；安東諾夫，滿臉鬍渣，衣領骯髒，因失眠而酒醉；克里連科，矮胖、寬面孔的士兵，總是面帶微笑，姿態粗暴，語速飛快；還有戴賓科，大鬍子水手，面色平和。這些都是當時的人物，也是未來的主角。

在工廠直營委員會辦公室樓下，塞拉托夫坐在那裡，在政府軍械庫上簽署訂單，為每個工廠發放一百五十支步槍……四十名代表在排隊等待……

在大廳裡，我遇到一些次級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其中一人向我展示了一把左輪手槍。「遊戲開始了，」他臉色蒼白地說。「無論我們行動與否，對方都知道，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彼得格勒蘇維埃日以繼夜地開會。當我走進大廳時，托洛茨基剛剛結束了發言。

他說：「有人問我們是否打算進行一次表達。對於這個問題，我可以給出明確的答案。彼得格勒蘇維埃覺得，現在終於到了權力必須交到蘇維埃手中的時刻。這次政府移轉將由全俄國會完成。是否需要武裝示威將取決於……那些希望干預全俄國會的人……」

「我們認為，我們的政府，交給臨時內閣的人員，既可悲又無助，只待歷史的掃帚一掃，讓位給真正受人民愛戴的政府。即使現在、今天，我們也在努力避免衝突。我們希望全俄國會將……建立在人民有組織自由基礎上的權力和權威掌握在手中。然而，如果政府想利用它短暫的存活——二十四、四十八或七十二小時——來攻擊我們，那麼我們將以反擊回應，以拳還拳，以鋼還鐵！」

在歡呼聲中，他宣布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已同意派代表進入軍事革命委員會……

當我在凌晨三點離開斯莫爾尼時，我注意到兩支快速射擊的槍已經安裝在門的兩側，並且有強大的士兵守在門口和附近的街角。比爾·沙托夫[12] 躍上台階。

「嘿，」他喊道，「我們出發了！凱連斯基派了容克去查封我們的報紙，《士兵》和《工人之路》。但我們的部隊下山砸碎了政府的印璽，現在我們正在派遣分隊去佔領資產階級的報社！」他興高采烈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後跑進去…

[12] 在美國勞工運動中很有名。

6日早晨，我和審查員有事要處理，他的辦公室位於外交部。到處都是歇斯底里的呼籲人民，要求他們保持「冷靜」。波爾科維科夫接連發出命令：

我命令所有軍事單位和分隊留在軍營中，直到軍區參謀部發出進一步命令為止。所有未經上級命令行動的軍官將會因叛亂被送上軍事法庭。我嚴令士兵絕不可執行其他組織的命令……

早晨的報紙宣布政府已查封了《新俄羅斯報》、《生活之詞》、《工人之路》和《士兵報》，並下令逮捕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領導人和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成員……當我穿過宮殿廣場時，幾列容克砲兵小跑步穿過紅色拱門，停在宮殿前。總參謀部那棟紅色大樓格外熱鬧，幾輛裝甲車排隊停在門前，滿載著來來往往的軍官……檢查員非常興奮，就像是一個小男孩在馬戲團裡一樣。

克倫斯基說他剛剛去了共和國委員會，提出辭職。我連忙走到馬林斯基宮，到達時已經是克倫斯基那激昂而幾乎語無倫次的演講尾聲，充滿了自清和對敵人的嚴厲指責。

「我在這裡引用一段最具代表性的文章，這是由正在藏匿中的國家罪犯烏里揚諾夫·列寧在《工人之路》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的一部分，我們正試圖找到這位國家罪犯……他呼籲無產階級和彼得格勒駐軍重現7月16日至18日的經驗，並堅持立即發動武裝起義……此外，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在一系列會議上也發表了言論，同樣呼籲立即起義。特別應注意彼得格勒蘇維埃現任主席布龍斯坦-托洛茨基的活動……

「我應該讓你注意到……《工人之路》和《士兵報》系列文章的表達方式和風格，完全與《新俄羅斯》相似……我們要做的與其說是針對某政黨的運動，不如說是利用部分民眾的政治無知和犯罪本能，一種旨在不惜一切代價在俄羅斯挑起無意識的破壞和掠奪運動的組織；有鑒於大眾的心態，彼得格勒的任何運動都將伴隨著最可怕的屠殺，這將使自由俄羅斯的名字蒙上永遠的恥辱……

「……由烏里揚諾夫·列寧本人承認，俄羅斯社會民主黨極左翼的形勢非常有利。」（在這裡克倫斯基讀了列寧文章中的以下引文）：

想想看！……德國同志們只有一個李卜克內西，沒有報紙，沒有集會自由，沒有蘇維埃。他們被社會各階層極端的敵意所反對——但德國同志們還是試圖行動；而我們，有數十份報紙，有集會自由，有許多蘇維埃，我們是全世界地位最高的國際無產階級者，我們能拒絕支持德國革命者和起義組織嗎？……

克倫斯基接著說：

「因此，叛亂的組織者們默默地承認，現在由臨時政府管理的俄羅斯，已經具備了政黨自由行動的最完美條件。而在這個政黨的眼中，這個臨時政府的領袖是一個『篡位者和將自己出賣給資產階級的人——總理克倫斯基』。

「……叛亂的組織者不是在幫助德國無產階級，而是在幫助德國的統治階級，他們將俄羅斯前線對威廉和其朋友們的鐵拳敞開……對臨時政府來說，這些人的動機無關緊要，他們是有意還是無意地行動也無關緊要；但無論如何，在這個論壇上，我充分意識到我的責任，我將俄羅斯政黨的這種行為視為叛國行為！」

「……我站在右翼的立場，提議立即進行調查與必要的逮捕。」（左翼的騷動）
「聽我說！」他用洪亮的聲音喊道。「在國家因有意或無意的叛國行為而處於危險之時，臨時政府，包括我在內，寧願被殺也不願背叛俄羅斯的生命、榮譽和獨立。」

此時，一份文件交給了克倫斯基。

「我剛剛收到他們分發給各團的公告。內容如下。」克倫斯基讀道：「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受到威脅。我們立即命令各團進入戰備狀態，並等候新指令。任何拖延或不執行此命令都將被視為對革命的叛國行為。軍事革命委員會。波德沃伊斯基總統。秘書安東諾夫。」

「實際上，這是試圖煽動民眾反對現有秩序，破壞立憲會議，並將前線暴露給威廉的鐵拳團……」

「我故意說‘民眾’，因為有意識的民主及其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有的軍隊組織，所有自由俄羅斯所讚頌的東西，偉大俄國民主的理智、榮譽和良知，都在反對這些行為……」

「我不是來這裡祈禱的，而是為了表明我堅定的信念，即臨時政府此刻正在保衛我們的新自由——新的俄羅斯國家，注定擁有輝煌的未來並得到一致的支持，除了那些從未敢面對真相的人之外……」

「……臨時政府從未侵犯所有國家公民行使其政治權利的自由……但現在臨時政府……宣告：此時，那些膽敢與俄羅斯人民自由意志為敵的份子、那些揚言要將前線袒露給德國的團體和政黨，必須斬草除根！……」

「讓彼得格勒的民眾明白，他們將面對堅定的力量，也許在最後一刻，理智、良知和榮譽將成為那些仍擁有它們的人心中的勝利。」

在這整個演講過程中，大廳裡響起了震耳欲聾的喧嚷聲。當總理講完話，臉色蒼白、滿頭大汗地走下講台，帶著他的隨從們大步離開後，來自左翼和中間派的演講者一個接一個地抨擊右翼，怒氣沖天。甚至連社會革命黨人也通過戈茨說道：

「布爾什維克的政策是煽動性的和有罪的，他們在利用民眾的不滿情緒。然而，有一連串的民眾需求到現在仍未得到滿足……和平、土地和軍隊民主化的問題應該以這樣的方式表述，即任何一個士兵、農民或工人都不會對我們政府正在堅定而可靠地解決這些問題有絲毫懷疑……」

「我們孟什維克並不希望引發內閣危機，我們準備用我們所有的力量保衛臨時政府，鞠躬盡瘁——只要臨時政府能在這些緊迫問題上，提出人民迫切等待的清晰準確答案……」

接著馬爾托夫憤怒地說道：

「部長兼總理的話，他竟然允許自己在談到重要的無產階級和軍隊運動時使用‘民眾’這個詞——儘管這些話有誤——但這無異於煽動內戰。」

左翼提出的動議投票通過，這實際上等於對政府投了不信任票。

1. 最近幾天一直在籌備的武裝示威旨在發動政變，要脅引發內戰，創造有利於大屠殺和反革命的條件，促進反革命力量如動員黑色百人團，這難免導致無法召開立憲會議，造成軍事災難、革命告終，癱瘓國家的經濟生活並摧毀俄羅斯；
2. 這種有利於煽動的條件是由推遲通過緊急措施以及戰爭和普遍混亂所造成的客觀條件所引起的。當務之急是立即頒布將土地轉交給農民土地委員會的法令，並在國外採取積極行動，向盟國提議宣布他們的和平條件並開始和平談判；
3. 為了應對君主主義和大屠殺運動，必須立即採取措施來鎮壓，並為此在彼得格勒設立一個由市政府代表和革命民主機構代表組成的公共安全委員會，與臨時政府合作.....

有趣的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支持這一決議.....然而，當克倫斯基看到這一決議時，他召見了阿夫克森季耶夫到冬宮來解釋。如果這表示了對臨時政府的不信任，他懇求阿夫克森季耶夫組織新內閣。丹、戈茨和阿夫克森季耶夫這些「妥協派」的領袖進行了他們最後的妥協.....他們向克倫斯基解釋說這不是批評政府的意思！

在莫爾斯卡亞街和涅瓦大街的轉角，裝有刺刀的小分隊正在攔截所有私家車，把乘客趕下車，命令他們前往冬宮。一大群人圍觀他們。沒有人知道這些士兵是屬於政府還是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在喀山大教堂前正在發生同樣的事，車輛被引導返回涅瓦大街。五六個帶著步槍的水手與兩名士兵興奮地笑談著。水手們的帽帶上寫著「阿芙樂爾號」和「自由曙光號」，這是波羅的海艦隊的主要布爾什維克巡洋艦的名字。有人說，「喀琅施塔得要來了！」……這就像在1792年巴黎的街頭，有人說：「馬賽人來了！」因為在喀琅施塔得，有兩萬五千名水手，是堅定的布爾什維克，視死如歸……

《工人與士兵報》剛出爐，整頁頭版的公告佔滿所有篇幅：士兵們！工人們！公民們！

人民的敵人昨晚發動了攻擊。司令部的柯爾尼洛夫參謀部正試圖從郊區招募士兵和志願軍。奧拉寧鮑姆的幼年軍官學校學生和皇村的志願者拒絕出列。一場針對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叛國行為正在發酵……反革命分子的運動針對的是全俄蘇維埃大會的開幕、立憲會議、人民。彼得格勒蘇維埃正在保衛革命。軍事革命委員會正指揮著擊退陰謀者的攻擊行動。彼得格勒的整個駐軍和無產階級準備給人民的敵人致命一擊。

軍事革命委員會命令如下：

1. 各團級、師級和戰艦委員會，以及蘇維埃委員和所有革命組織，應持續開會，集中掌握反革命同謀者計劃的所有情報。
2. 未經委員會許可，任何士兵不得離開其部隊。
3. 每個軍事單位立即派兩名代表，每區蘇維埃派五名代表前往斯莫爾尼。

4. 所有彼得格勒蘇維埃成員和所有全俄大會代表立即前往斯莫爾尼參加緊急會議。

反革命的犯罪勢力已抬頭。

巨大的危機威脅著士兵和工人的勝利和希望。但是革命的力量遠遠超過其敵人。

人民的事業掌握在強者手中。反革命同謀者將被粉碎。

毫不猶豫，意志堅定！堅定、穩定、紀律、決心！

革命萬歲！

軍事革命委員會。

彼得格勒蘇維埃在斯莫爾尼繼續開會，此地是核心地帶，代表們倒在地上睡著、又爬起來參加辯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沃洛達爾斯基每天要講六到八甚至十二個小時的話……

我走到一樓的18號房間，布爾什維克代表們正在那裡開小組會議，一個沙啞的聲音不斷地響起，發言者被人群擋住：「妥協派說我們被孤立了。別理會他們。革命一旦開始，他們必須被牽扯進來，否則他們會失去支持者。」

他在這裡舉起一張紙。「我們正拖著他們走！剛剛收到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消息！他們說他們雖譴責我們的行動，但若政府攻擊我們，他們也不會反對無產階級的事業！」興奮的歡呼聲響起……

夜幕降臨，大廳裡擠滿了士兵和工人，在煙霧瀰漫的藍色陰影中，發出低沉的嗡嗡聲。舊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最終決定迎接那個新大會的代表，這個新大會意味著它自身的毀滅——也許是它所建立的革命秩序的毀滅。然而，在這次會議上，只有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成員才能投票……

午夜過後，戈茨登上主席台，丹起身發言，這緊繃的氛圍對我來說幾乎是一種威脅。

「我們所處的時刻顯得最為悲慘，」他說。「敵人就在彼得格勒的大門口，民主正在努力團結起來對抗他，而我們卻在等待血洗首都，饑荒不僅威脅著要摧毀我們統一的政府，還有革命本身……」

「群眾已經疲憊不堪。他們對革命不感興趣。如果布爾什維克發起任何行動，那將是革命的終結……」（喊道：「撒謊！」）「反革命分子正與布爾什維克一起等待暴動和屠殺的開始……如果發起行動，就不會有立憲會議的存在……」（喊道：「撒謊！可恥！」）

「在軍事行動區內，彼得格勒駐軍不能不服從司令部的命令……你們必須服從司令部和你們選出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命令。所有權力歸於蘇維埃——那意味著死亡！強盜和小偷在等待燒殺擄掠的時機……當你們看到這樣的口號時，『進入房屋，從資產階級那裡拿走鞋子和衣服——』（一陣騷動。喊道：「沒有這樣的口號！撒謊！撒謊！」）「好吧，它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開始，但最終會變成這樣！」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擁有全部權力，必須服從。我們不怕刺刀……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將以肉身保衛革命。」
（喊道：「它早已是一具死屍！」）

持續的大騷動中，可以聽到他拍著桌子尖叫道：「那些慫恿這樣做的人是在犯罪！」

說話聲：「當你奪取權力並將其交給資產階級的時候，你早就在犯罪了！」

戈茨搖著主席的鈴：「安靜，不然我就把你趕出去！」

說話聲：「你試試看！」（歡呼聲和口哨聲）。

「現在關於我們的和平政策。」（笑聲）「不幸的是，俄羅斯已經無法繼續支持這場戰爭。會有和平，但不是永遠的和平——不是民主的和平……今天，在共和國議會上，為了避免流血，我們通過了一項命令，要求將土地移交給土地委員會並立刻開始和平談判……」（笑喊道：「太遲了！」）

隨後，托洛茨基代表布爾什維克上台，伴隨著如雷的掌聲，歡呼聲四起，觀眾站立起來，雷鳴般的聲音響徹整個會場。他那瘦削、尖銳的面孔，帶著惡意的諷刺表情，像極了梅菲斯特費利斯。

「丹的策略證明了群眾——那廣大、遲鈍、冷漠的群眾——絕對支持他！」（大笑聲）他倏地轉向主席。「當我們說要把土地分給農民時，你們反對。於是我們告訴農民，『如果他們不給你們，就自己去拿！』農民們聽從了我們的建議。結果現在你們反過來提倡我們六個月前所做的事……」

「我不認為克倫斯基命令取消軍中的死刑是出於他的理想。我認為克倫斯基是被彼得格勒駐軍說服的，因為他們拒絕服從他的命令……」

「今天，丹被指控在共和國議會上發表了一篇證明他是布爾什維克秘密成員的演講……有一天，丹可能會說，革命的精英參加了7月16日和18日的起義……丹在今天共和國議會的決議中，並沒有提到在軍中實施紀律，儘管這是他的政黨宣傳中所推崇的……」

「不。過去七個月的歷史表明，群眾已經離開了孟什維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打敗了立憲民主黨人，但當他們掌權時，他們又把權力交給了立憲民主黨人……」

「丹告訴你們，你們沒有權利起義。起義是所有革命者的權利！受壓迫的群眾起身反抗是他們的權利。」

隨後，長臉、毒舌的利伯上台，迎接他的是抱怨聲和笑聲。

「恩格斯和馬克思說過，無產階級在做好準備之前沒有權利奪取政權。在這樣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群眾奪取權力意味著革命的悲劇……作為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家的托洛茨基本人也反對他現在所倡導的東西。」（喊聲：「夠了！讓他下去！」）

馬爾托夫不斷被打斷：「國際主義者並不反對將權力交給民主派，但他們不贊同布爾什維克的方法。這還不是奪權的時刻。」

丹再次發言，強烈抗議軍事革命委員會的行動，該委員會派出了一名委員接管《消息報》的辦公室並對報紙進行稽查。隨後爆發了最猛烈的躁動。馬爾托夫試圖發言，但被淹沒在嘈雜聲中。來自軍隊和波羅的海艦隊的代表們在大廳各處站起來，喊道蘇維埃是他們的政府.....

在最狂暴的混亂中，埃爾利希提出了一項決議，呼籲工人和士兵保持冷靜，不要對挑釁行為作出回應，承認立即建立公共安全委員會的必要性，並要求臨時政府立即頒布法令，將土地轉交給農民並開始和平談判.....

然後，沃洛達爾斯基跳了起來，粗聲喊道，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大會前夕，無權承擔大會的職能。他說，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無實權，這項決議只是一個挽救其衰退權力的伎倆.....

「至於我們布爾什維克，我們不會對這項決議投票！」隨即所有布爾什維克離開了大廳，決議通過.....

清晨四點左右，我在外廳遇到了扎林，他肩上托著一支步槍。

「我們正在行動！」（見附錄三，第七節）他冷靜但滿意地說道。「我們抓住了司法部助理部長和宗教部部長。他們現在在地下室。一支軍隊正前往佔領電話局，另一支軍隊前往電報局，還有一支前往國家銀行。紅衛兵已經出動了。」

在斯莫爾尼的台階上，寒冷的黑暗中，我們第一次看到了紅衛兵——一群穿著工人衣服的少年，拿著帶刺刀的槍，緊張地交談。

西邊遠處寂靜的屋頂上方，傳來零星的槍響，那是少年軍官學校的學生在嘗試打開涅瓦河上的橋樑，以防止工廠工人和維堡區的士兵加入市中心的蘇維埃部隊；而克朗施塔特的水軍們再度關閉這些橋樑.....

在我們身後，燈火通明的斯莫爾尼像一個巨大的蜂巢般，嗡嗡作響.....

第四章

臨時政府的垮台

十一月七日星期三，我起得晚。當我沿著涅夫斯基大街往下走時，彼得保羅堡的正午炮聲轟鳴。那是冷風刺骨的一天。在國家銀行前，一些帶著刺刀的士兵站在緊閉的大門前。

「你們屬於哪一方？」我問道，「政府嗎？」

「沒有政府了，」一個士兵咧嘴笑著回答，「榮耀歸於上帝！」這就是我能從他那裡得到的全部訊息了……

電車仍在街道上行駛，每個投影上都掛著男人、女人和小男孩。商店也開門營業，街上的人群似乎比前一天更少感到不安。夜裡，牆上湧現一大堆反對起義的呼籲——給農民的，給前線士兵的，給彼得格勒工人的。其中一則寫道：

來自彼得格勒市杜馬：

市杜馬通知市民，在十一月六日的緊急會議上，杜馬成立了由中央和區杜馬成員以及以下革命民主組織代表組成的公共安全委員會：全俄農民代表執行委員會（Tsay-ee-kah）、陸軍組織、中央艦隊（Tsentroflot）、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工會委員會等。

公共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將在市杜馬大樓內值班。電話號碼：15-40，223-77，138-36。

1917年11月7日。

雖然當時我沒有意識到，這是杜馬向布爾什維克宣戰的聲明。

我買了一份《工人之路》，這似乎是唯一流通的報紙，稍後我又花了五十戈比從一個士兵手中買了一份二手的《日報》。布爾什維克的報紙，在被征服的《俄羅斯意志報》辦公室裡以大尺寸印出，頭條寫著：「所有權力歸工人、士兵和農民的蘇維埃！和平！麵包！土地！」頭版文章署名為「季諾維也夫」，列寧的藏身夥伴。文章開頭寫道：

每一個士兵，每一個工人，每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每一個誠實的民主主義者都意識到，對於目前的情況只有兩種選擇。

要麼——權力仍然掌握在資產階級和地主集團手中，這將意味著對工人、士兵和農民的各種鎮壓、戰爭的持續，必然的飢餓和死亡……

要麼——權力將轉移到革命工人、士兵和農民手中；在這種情況下，這將意味著徹底廢除地主暴政，立即制止資產家的行為，立即提議公正的和平。然後土地將保證分給農民，工廠將由工人掌控，飢餓者得以飽食，這場荒謬的戰爭將結束！……

《日報》報導了那不安的夜晚的新聞片段。布爾什維克占領了電話局、波羅的海車站、電報局；彼得霍夫的軍官學員無法抵達彼得格勒；哥薩克騎兵猶豫不決；一些部長被捕；市民警察局長邁耶被槍殺；逮捕、反逮捕、士兵、軍官學員和紅衛兵之間的巡邏隊發生衝突。（見附錄四，第一部分）

在莫斯科大街的轉角處，我碰到了孟什維克防禦派的軍事部門秘書戈姆貝格上尉。當我問他是否真的發生了起義時，他疲倦地聳了聳肩，回答道：「鬼知道！也許布爾什維克能奪取權力，但他們無法持續超過三天。他們沒有足夠的人手讓政府運作。也許讓他們嘗試一下是件好事——給他們一個教訓。」

聖以撒廣場角落的軍事酒店被武裝水手設置了糾察線。在大廳裡，有許多年輕的軍官來回踱步或低聲交談；水手們不讓他們離開……

外面突然傳來步槍尖銳的爆響聲，接著是一陣零星的射擊聲。我跑出去。馬林斯基宮周圍發生了異常情況，俄羅斯共和國委員會在這裡開會。寬闊的廣場對角線處有一排士兵，端著步槍，盯著酒店的屋頂。

「挑釁！向我們開槍！」一個士兵厲聲說道，另一個士兵則跑向大門。

在宮殿西方一隅，有一輛大型裝甲車，插著紅旗，剛塗上紅色字母：「S.R.S.D.」（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所有槍炮都對準聖以撒廣場。一道路障橫在新街口——箱子、桶子、舊彈簧床、馬車。木材堆擋住了莫伊卡河碼頭的盡頭。附近木材堆的短原木沿著建築物前面搭建起來，形成胸牆……

「要打仗了嗎？」我問道。

「快了，快了，」一個士兵緊張地回答。「走開，同志，你會受傷的。他們會從那個方向來，」他指向海軍部。

「誰會來？」

「這個我不知道，兄弟，」他回答，然後吐了一口唾沫。

宮殿門前聚集了一群士兵和水手。一個水手在講述俄羅斯共和國委員會的結束。「我們走進那裡，」他說，「同志們填滿了所有的門。我走到反革命分子科爾尼洛維茨面前，他坐在主席的位子上。我說，‘沒有委員會了，’‘現在回家吧！’」

人們笑了。我揮舞著各種文件，設法繞到新聞發布廳的門口。一個魁梧的微笑著的水手攔住我，當我出示通行證時，他只是說：「即使你是聖米迦勒本人，同志，你也不能通過這裡！」透過門上的玻璃，我看到了法國記者扭曲的面孔和揮舞的手臂，他被鎖在裡面……

前面站著一個穿著將軍制服的小個子灰鬍鬚男子，站在一群士兵的中央。他的臉很紅。

「我是阿列克謝耶夫將軍，」他喊道。「作為你們的上級長官，並且作為共和國委員會的一員，我要求允許通過！」守衛抓了抓頭，眼角帶著不安的神色；他招呼走近的一名軍官，當軍官看清是誰時，他非常激動並敬了禮，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之前就敬了禮。

「尊貴的大人，」他結結巴巴地說，帶著舊制度的作風，「進入宮殿是嚴格禁止的——我無權……」

一輛汽車經過，我看到戈茨坐在裡面，顯然笑得很開心。幾分鐘後，又來了一輛車，前座上坐著武裝士兵，車內擠滿了被捕的臨時政府成員。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拉脫維亞成員彼得斯匆匆穿過廣場。

「我以為你昨晚已經把那些先生們都抓起來了，」我指著他們說。

「哦，」他回答道，臉上帶著失望的小男孩一般的表情，「該死的傻瓜們在我們下定決心之前就把他們大部分都放走了。」

在復活節大街上，一大群水手列隊而立，後面是士兵，向前延伸到視線的盡頭。

我們沿著海軍部大街向冬宮走去。所有通往宮殿廣場的入口都被哨兵封鎖，一隊軍隊橫跨西端，被不安的市民圍困。除了遠處一些似乎在從宮殿庭院運出木材並堆在主入口前的士兵外，一切都很安靜。

我們無法分辨這些哨兵是支持政府的還是支持蘇維埃的。不過，我們從斯莫爾尼拿來的證豈不了作用，所以我們佯裝出強勢的氣場，出示美國護照，說「公務！」然後擠了過去。在宮殿門口，穿著藍色帶黃銅扣子制服，紅金領子的老衛兵禮貌地接過我們的外套和帽子，我們上樓了。在昏暗陰森的走廊裡，掛毯已被取下，幾個老侍者懶散地站著，克倫斯基的門前有一名年輕軍官來回踱步，咬著他的鬍鬚。我們問是否可以採訪部長主席。他鞠躬並咔嚓一聲踩了踩腳跟。

「不，很抱歉，」他用法語回答。「亞歷山大·費奧多羅維奇現在非常忙……」他看了我們一會兒。「其實，他不在這裡。」

「他在哪裡？」

「他去了前線。（見附錄四，第二部分）你知道嗎，他的汽車沒有足夠的汽油。我們不得不派人去英國醫院借了一些。」

「部長們在這裡嗎？」

「他們在某個房間開會——我不知道在哪裡。」

「布爾什維克要來了嗎？」

「當然，肯定會來。我每分鐘都在等電話通知說他們要來了。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前面有軍官學員通過那扇門守衛著宮殿。」

「我們可以進去嗎？」

「不，絕對不可以。這是不允許的。」他突然和我們握了握手，然後離開了。我們轉向那扇禁閉的門，這扇門設在臨時隔板上，將大廳分隔開來，從外面鎖上了。門的另一邊有聲音，還有人在笑。除了這些聲音，古老宮殿的廣闊空間寂靜如墳墓。一名老衛兵跑過來。「不，老爺，你不能進去。」

「為什麼門鎖著？」

「為了把士兵關在裡面，」他回答。過了幾分鐘，他提到要喝杯茶，然後走回大廳。我們打開了門。

門內有幾個士兵站崗，但他們什麼也沒說。走廊的盡頭是一間大型華麗的房間，金色的天花板線條和巨大的水晶吊燈，外面還有若干小一些的房間，牆壁上鑲嵌著深色的木板。木地板兩側擺滿了髒兮兮的床墊和毯子，偶爾有士兵躺在上面；到處都是煙頭、麵包屑、衣服和貼有昂貴法國標籤的空瓶子。越來越多的士兵，身穿軍官學校紅肩帶的制服，在煙霧繚繞和未經世事的氣味中走來走去。一個人拿著一瓶白色勃艮第酒，顯然是從宮殿的地窖裡偷來的。我們一路走過一間又一間房間，他們驚訝地看著我們，直到最後我們走到了一整排大型國家沙龍，長長的髒窗戶面向廣場。牆上掛著巨大的金框畫布——歷史戰役場景，「1812年10月12日」、「1812年11月6日」和「1813年8月16/28日」。其中一幅畫的右上角有一道裂口。

這個地方完全像是一個巨大的兵營，從地板和牆壁的樣子來看顯然已經這樣好幾個星期了。機關槍架在窗台上，步槍堆在床墊之間。

當我們在看畫的時候，一股酒氣從我左耳襲來，有一個人用濃厚但流利的法語說：「我看你們欣賞這些畫的樣子，就知道你們是外國人。」他是一個矮胖的男人，摘下帽子時露出半禿的頭。

「美國人？很高興認識你們。我是斯塔布斯上尉弗拉基米爾·阿爾齊巴舍夫，竭誠為您服務。」他似乎不覺得四個陌生人（其中一個是女人）在等待攻擊的軍隊防線中間逛有甚麼奇怪。他開始抱怨俄羅斯的現況。

「不僅僅是這些布爾什維克，」他說，「俄羅斯軍隊的優良傳統也被破壞了。看看你們周圍，這些都是軍官訓練學校的學生。但他們是紳士嗎？克倫斯基向任何能通過考試的士兵開放軍官學校入學。自然有很多很多人會被革命污染。」

他心不在焉地換了話題。「我非常急切地想離開俄羅斯。我已經決定加入美國軍隊。你能不能去找你們的領事安排一下？我會給你我的地址。」儘管我們極力婉拒，他還是寫下了地址，心情看起來立刻好了一些。我還保存著這張紙條——「第二奧拉寧鮑姆軍官學校，舊彼得霍夫。」

我們今早早些時候進行了檢閱，「他一邊帶著我們穿過房間，一邊解釋著一切。
「婦女營決定忠於政府。」

「女兵們在宮殿裡嗎？」

「是的，她們在後面的房間裡，如果出了什麼事，她們就不會受到傷害。」他歎了口氣。「這是一個很大的責任，」他說。

我們在窗前佇立一會兒，望著宮殿前的廣場，那裡有三個連的長大衣學員列隊整裝待命，一位我認識的高大、精力充沛的軍官正在向他們發表長篇大論，他是臨時政府的首席軍事專員斯坦基耶維奇。

過了幾分鐘，兩個連把槍背上肩，發出一聲撞擊聲，高喊三聲，然後穿過紅色拱門，快步走向廣場的另一邊，消失在安靜的城市中。

「他們要去攻佔電話局，」有人說。三個學員站在我們旁邊，我們開始交談。他們說他們是從部隊考進學校的，並告訴我他們的名字——羅伯特·奧列夫、亞歷克賽·瓦西里恩科和愛爾尼·薩克斯，一個愛沙尼亞人。但現在他們不再想當軍官了，因為軍官非常不受歡迎。事實上，他們似乎不知道該怎麼辦，顯然並不快樂。

但很快他們開始自豪起來。「如果布爾什維克來了，我們會展示給他們看如何戰鬥。他們不敢打仗，他們是懦夫。但如果我們被制伏，好吧，每個人都為自己保留一顆子彈。」

就在這時，附近突然爆發了一陣槍聲。廣場上所有的人都開始奔跑，摔倒在地，站在街角的伊佐夫斯基開始四處奔跑。內部一片混亂，士兵到處奔跑，抓起槍、步槍帶，大喊：「他們來了！他們來了！」……但幾分鐘後，情況又平靜了下來。伊佐夫斯基回來了，趴在地上的人站起來了。穿過紅色拱門，學員們出現了，步伐有些踉蹌，其中一個被兩名同伴攙扶著。

當我們離開宮殿時已經很晚了。廣場上的哨兵全都消失了。巨大的半圓形政府大樓似乎空無一人。我們進入法國飯店用餐，正要喝湯時，侍者臉色蒼白地走來，堅持要我們挪到房子後面的主餐廳，因為他們要關掉咖啡館的燈。「等會會有很多槍聲，」他說。

當我們再次走到摩爾斯卡亞街上時，天已經完全黑了，只有涅夫斯基街角有一盞閃爍的路燈。在這盞燈下停著一輛大型裝甲汽車，引擎轟鳴，冒著濃煙。一個小男孩爬上了這輛車的一側，從機槍管中望下去。士兵和水手們站在周圍，顯然在等待著什麼。我們走向紅色拱門，那裡一群士兵聚集在一起，凝視著燈火通明的冬宮，大聲交談著。

"不行，同志們，"有人說道。「我們怎麼能向她們開槍？女子營就在那裡，他們會說我們射擊了俄羅斯女性。」

當我們再次走到涅夫斯基大街時，另一輛裝甲車轉過角落，一個人從砲塔頂伸出頭來。

"走吧！"他大喊道。「讓我們繼續前進，發動攻擊！」

另一輛車的司機過來，高聲吼叫，以免被轟鳴的引擎聲掩蓋。「委員會說要等。他們在那裡的木堆後面設置了砲兵。」

這裡電車已經停駛，路上行人稀少，也沒有路燈；但幾個街區外，我們可以看到有電車、人群、亮著的商店櫥窗和展示移動影片的電招牌——生活如常地繼續著。我們有馬林斯基劇院芭蕾舞的票——所有劇院都開著——但戶外太刺激了.....

在黑暗中，我們被用木材堆成的障礙物絆倒，這些障礙物擋住了警察橋。在斯特羅加諾夫宮前，我們看到一些士兵推著三吋野戰砲就位。穿各種制服的人川流不息，人聲鼎沸.....

涅夫斯基大街上，整個城市似乎都在散步。每個街角都聚集了大批人群，熱烈地討論著。十幾個士兵站在街道十字路口，手持插在槍上的固定刺刀，紅臉的老人穿著豪華的毛皮大衣對著他們揮舞拳頭，穿著華麗的女士們尖聲罵人；士兵們尷尬地笑著，試圖辯解..... 裝甲車在街上來回行駛，以最初的沙皇名字命名——奧列格、魯里克、斯維亞托斯拉夫——塗有巨大的紅色字母：「R.S.D.R.P.」（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13]。在米哈伊洛夫斯基劇院，一個人拿著一抱報紙出現，立刻被狂熱的人群包圍，他們不斷地出價，一盧布、五盧布、十盧布，像野獸般互相撕扯。那是《工人和士兵》，宣告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釋放了仍在監獄中的布爾什維克，號召前後方的軍隊支持..... 這是一份四頁的發燒小報，印有巨大的字體，卻沒有任何新聞內容.....

[13]（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

在薩多娃街角上，大約有兩千名市民聚在一起，仰望著一座高樓的屋頂，那裡有一小點紅色的火花若隱若現。

「看！」一個高個子農民指著它說。「這是一個挑釁者。他很快就會向人們開槍……」

顯然沒有人想到要去調查。

當我們開車到達時，斯莫爾尼宮巨大的門面燈火通明，從各條街道匯聚而來、來自昏暗中川流不息的匆匆身影。汽車和摩托車來來往往、一輛巨大的象灰色裝甲車，車頂上飄著兩面紅旗，伴隨著尖銳的警報聲緩緩駛出。天氣很冷，紅衛兵在門外生了一堆篝火取暖。在門口內也有一團火光，在火光下，哨兵慢慢地確認我們的通行證，並上下打量我們。門口兩側的四挺速射槍已除去帆布罩，彈藥帶如蛇般垂掛在馬褲上。庭院的樹下停著一群暗色的裝甲車，引擎轟鳴著。幽長、空蕩蕩、昏暗的走廊中回蕩著雷鳴一般的腳步聲，呼喊聲此起彼落……這裡充滿了肆無忌憚的氛圍。一群人從樓梯上湧下來，有穿著黑色工作服和圓形黑色毛皮帽子的工人，其中許多人肩上掛著槍，身穿粗糙土黃色外套和灰色毛皮帽子的士兵，領導人物如盧那察爾斯基、加米涅夫匆忙地走在人群中央，大家七嘴八舌、心急如焚的神情，腋下夾著鼓鼓的文件夾。彼得格勒蘇維埃的特別會議結束了。我攔住了加米涅夫——他是一個行動迅速的小個子男人，寬闊的臉緊貼著肩膀。他不作任何介紹，快速地用法語讀了一份剛通過的決議副本：

彼得格勒蘇維埃工兵向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駐軍勝利的革命致敬，特別強調這次起義中群眾所表現出的團結、組織性、紀律性和完全合作；很少有革命流如此少的血，很少有起義如此成功。

蘇維埃堅定地相信，由革命創建的蘇維埃政府，這個工人和農民的政府，將確保工業無產階級得到廣大貧苦農民的支持，並堅定地向社會主義邁進，這是使國家免於戰爭苦難和前所未有的恐懼的唯一途徑。

新的工農政府將立即向所有交戰國家提出達成公正和民主的和平政策。

它將立即廢除大土地所有制，將土地轉移給農民。它將建立工人對工業產品生產和分配的控制，並對銀行實施總體控制，將其轉變由國家壟斷。

彼得格勒工兵蘇維埃呼籲俄羅斯的工人和農民以全部的精力和忠誠支持無產階級革命。蘇維埃堅信，城市裡的工人與貧苦農民結盟可以確保革命秩序的完整，這對社會主義的勝利至關重要。蘇維埃相信，西歐國家的無產階級將幫助我們使社會主義事業取得真正且持久的勝利。

「那麼你認為勝利了嗎？」

他聳了聳肩：「還有很多事要做。非常多。這才剛開始。」

在樓梯平台上，我遇到了工會副主席里亞扎諾夫，他面色陰沉，咬著灰白的鬍子。「真是瘋了！瘋了！」他喊道。「歐洲的工人階級不會行動的！整個俄羅斯——」他焦急地揮了揮手，跑掉了。里亞扎諾夫和加米涅夫都反對起義，並感受到了列寧的毒舌……

這是一個重要的會議。托洛茨基以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宣布臨時政府不復存在。

「資產階級政府的特點，」他說，「是欺騙人民。我們，工兵農蘇維埃，將嘗試一個史上獨一無二的實驗；我們將建立一個以滿足士兵、工人和農民需求為唯一目標的政權。」

列寧出現，受到熱烈的歡迎，他預言了全球的社會革命……齊諾維耶夫哭喊著，「今天我們向國際無產階級償還了債務，並對戰爭、對所有帝國主義者尤其是劊子手威廉發起了沉重的打擊……」

然後托洛茨基說，已經向前線發送了宣告勝利起義的電報，但沒有收到回覆。據說部隊正在向彼得格勒進軍——必須派代表去告訴他們真相。

有人喊道：「你在預判俄蘇維埃大會的意志！」

托洛茨基冷冷地說：「全俄蘇維埃大會的意志已被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起義所預判！」

我們來到大會堂，穿越門口喧鬧的人潮。在成列的座位中，白色吊燈下，走道和兩側都擠得水泄不通，工人和士兵的代表們坐在每個窗台上，甚至平台的邊緣，在焦急的沉默與狂熱的歡呼中等待著主席敲響鐘聲。會堂裡沒有暖氣，只有沒洗澡的人體散發出令人窒息的熱氣。一團惡臭的藍色香菸煙霧從人群中升起，漂浮在濃濃的空氣中。

偶爾會有權威人士走上講台，請同志們不要吸煙；然後每個人，無論吸煙者還是非吸煙者，都會齊聲喊道「不要吸煙，同志們！」然後繼續吸煙。來自奧布霍夫工廠的無政府主義代表彼得羅夫斯基給我在他旁邊安排了一個座位。他沒刮鬍子，滿身污垢，因為在軍事革命委員會連續三夜未眠的工作而暈眩。

平台上坐著「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元老領導們——這是他們最後一次支配著動盪的蘇維埃，這些蘇維埃從最初的日子起就由他們統治，但現在卻起義反對他們。這象徵著俄國革命第一階段的結束，這些人曾試圖以謹慎的方式引導革命……三位最重要的領導者不在場：克倫斯基，正飛往前線，經過鄉村小鎮，那裡的局勢不穩；契切澤，這位老鷹般的領袖，輕蔑地退隱到自己的格魯吉亞山區，在那裡患上肺結核；高尚的切列捷利也重病纏身，但他仍會回來以其綺麗的言詞傾訴他的失敗。戈茨坐在那裡，還有丹、李伯、博格達諾夫、布羅伊多、菲利波夫斯基——他們面色蒼白，眼神空洞且憤慨。在他們下方，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人聲鼎沸，而在他們頭頂上，軍事革命委員會如火如荼地運作，掌握著起義的線索，並以軍隊打擊敵人。此時是晚上10點40分。

丹正在按鈴，他面容溫和、頭頂略禿，身穿不成形的軍醫制服。沉默驟然急降，而門口人群的打架聲和爭吵聲打破了寂靜……

「我們握有權力，」他開始悲傷地說，停頓了一下，然後低聲繼續，「同志們！蘇維埃代表大會在這種特殊情況和非凡時刻召開，你們會理解為什麼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沒有必要向你們發表政治演講。如果你們回想起我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就在此刻我們黨內同志在冬宮遭受炮擊，犧牲自己執行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賦予他們的任務，這一點將變得更加清晰。」（混亂的騷動）

「我宣布第二屆工兵蘇維埃代表大會首次會議開幕！」

主席團的選舉在一片騷動和移動中進行。阿瓦涅索夫宣布，經布爾什維克、左派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國際派協商，一致決定按照比例來組建主席團。幾個孟什維克跳起來抗議。一個留著鬍子的士兵對他們大喊：「記住你們在我們布爾什維克少數派時對我們做了什麼！」結果是——14名布爾什維克，7名社會革命黨，3名孟什維克和1名國際派（高爾基的團體）。右派和中間派社會革命黨的亨德爾曼說，他們拒絕參加主席團；孟什維克的金楚克也表示同樣；孟什維克國際派也說，在確認某些情況之前，他們也不能進入主席團。掌聲和歡呼聲四起。一個聲音喊道：「叛徒，你們還自稱是社會主義者！」一名烏克蘭代表要求並獲得了一個席位。然後舊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退場，取而代之的是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盧那察爾斯基、柯倫泰夫人、諾金……全場起立，掌聲如雷般響起。這些布爾什維克，從不到四個月前的一個被鄙視和追捕的教派，到達這個至高無上的位置，掌著大俄羅斯的舵，航行在全面的起義浪潮中！

加米涅夫說，今日議程是，第一，權力的組織；第二，戰爭與和平；第三，制憲會議。洛佐夫斯基站起來宣布，經各派別的辦事處協商，一致提議聽取和討論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報告，然後讓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和各黨派發言，最後進入議程。

但突然傳來一種新的聲音，比人群的喧囂更深沉，持續且令人不安——那是槍炮的鈍響。人們焦急地看向烏雲密布的窗戶，一種恐懼籠罩著他們。馬爾托夫要求發言，沙啞地喊道：「內戰開始了，同志們！第一個問題必須是和平解決危機。從原則和政治的立場上，我們必須緊急討論避免內戰的方法。我們的兄弟正在街頭被槍殺！此時此刻，在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之前，政權問題正由革命政黨組織之一的軍事陰謀來解決。——」他一時無法在噪音中聽清自己的聲音，「所有革命政黨都必須面對這一事實！代表大會面前的第一個問題是權力問題，而這個問題已經在街頭通過武力解決了！……我們必須創建一個被整個民主認可的政權。如果國會希望成為革命民主派的代言人，那麼它就不能袖手旁觀，這可能會導致反革命的危險爆發……和平解決的可能性在於建立一個統一的民主政權……我們必須選出一個代表團與其他社會主義政黨和組織談判。」

砲聲沉悶而有節奏地從窗外傳來，代表們互相尖叫著……就這樣，伴隨著炮火的轟鳴，在黑暗中，伴隨著仇恨、恐懼和無所畏懼的勇氣，新俄羅斯正在誕生。

左翼社會革命黨和統一社會民主黨支持馬爾托夫的提議。提議被接受。一名士兵宣布，全俄農民蘇維埃拒絕派代表參加代表大會；他提議派遣一個委員會發出正式邀請。「有些代表已經在場，」他說。「我提議給他們投票權。」提議被接受。

卡拉什上尉熱情地要求發言。「控制這個大會的政治偽君子，」他大喊道，「告訴我們我們要解決權力問題——但在國會開幕之前，這件事就在我們背後解決了！對冬宮的攻擊正在進行，就是透過這樣的攻擊冒著風險正中政黨的要害！」一片騷動。加拉跟著說：「當我們在這裡討論和平提案時，街上正在進行戰鬥……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拒絕參與正在發生的事情，並呼籲所有公共力量抵制奪取權力的企圖……」第十二軍的代表和勞動派代表庫欽說：「我被派來只為了獲取消息，我馬上就要返回前線，所有的軍隊委員會認為，蘇維埃在制憲會議開幕前三週奪取權力，是在軍隊的背後捅刀，也是對人民的侵犯！」人群中喊道：「撒謊！你撒謊！」……當他再次被聽到時，他說：「讓我們結束彼得格勒的這場冒險！我呼籲所有代表離開這個會場，以拯救國家和革命！」當他在震耳欲聾的噪音中走下過道時，人們湧向他並威脅他。接著，金楚克，一名留著長棕色山羊鬚的軍官，溫和而有說服力地說：「我代表前線的代表發言。軍隊在這個大會中的代表不足，此外，軍隊認為此時沒有必要召開蘇維埃大會，距制憲會議開幕只有三個星期了。」喊叫和跺腳聲越來越激烈。「軍隊認為蘇維埃大會沒有必要的權力——」士兵們開始在會場四處站起來。

「你們代表誰？你們代表什麼？」他們喊道。

「第五軍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F團，第一N團，第三S步槍團。」

「你們什麼時候當選的？你們代表的是軍官，不是士兵！士兵們怎麼看？」嘲笑聲和噓聲四起。

「我們前線小組，宣告對已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情不具任何責任，我們認為有必要動員所有有自覺的革命力量來拯救革命！前線小組將退出大會……戰鬥的地方是在街頭！」

巨大的哄鬧聲。「你代表的是參謀部——不是軍隊！」

「我呼籲所有理智的士兵離開這個大會！」

「科爾尼洛夫分子！反革命分子！挑釁者！」向他投來的指責聲不斷。

接著，金楚克代表孟什維克宣布，和平的唯一可能是開始與臨時政府進行談判，組建一個能得到各階層支持的新內閣。他有長達幾分鐘的時間都無法繼續發言。提高嗓音宣讀孟什維克宣言：

「因為布爾什維克在沒與其他黨派協商的情況下，與彼得格勒蘇維埃合作進行軍事陰謀，我們認為無法繼續留在大會上，因此退出，並邀請其他團體跟隨我們，一同開會討論局勢！」

「逃兵！」在持續不斷的騷亂中，亨德曼時不時地代表社會革命黨抗議對冬宮的轟炸……「我們反對這種無政府狀態。」

他剛下台，一名瘦削、眼睛閃閃發光的年輕士兵跳上台，戲劇性地舉起手：

「同志們！」他喊道，會場靜了下來。「我的名字是彼得森，我代表第二拉脫維亞步槍團。你們聽到了兩位軍隊委員會代表的聲明；如果這些聲明的作者真的是軍隊代表，它們將有一定的價值——」熱烈的掌聲響起。

"但他們不代表士兵！" 揮舞著拳頭說道。"第十二軍長期以來一直堅持重新選舉大蘇維埃和軍委會，但就像你們自己的薩伊卡一樣，我們的委員會拒絕在九月底之前召開代表大眾的會議，這樣保守分子就可以選出他們自己的假代表來參加這次大會。我現在告訴你們，拉脫維亞士兵多次說過，'不再是決議！不再是空談！我們要行動——權力必須掌握在我們手中！' 讓這些冒名頂替的代表離開大會吧！軍隊不與他們同在！"

會場上歡聲雷動。在會議的最初幾分鐘，他們被事態的迅速發展所震驚，被炮聲嚇到，代表們猶豫不決。整整一個小時，看台上不斷地傳來錘擊聲，將他們緊密團結在一起，但又將他們瓦解了。他們當時是否孤立無援？俄羅斯是否正在起義反對他們？軍隊是否真的在向彼得格勒進軍？然後，這位目光犀利的年輕士兵發言了，他們頓時明白了這是真實的……這是士兵的心聲——身穿制服數以百計的工人和農民就像他們一樣激動，他們感同身受……

更多士兵……Gzhelshakh；向前線的代表們宣布，他們只是以微弱多數決定離開大會，而布爾什維克成員甚至沒有參與投票，因為他們主張按照政黨而不是團體進行劃分。他說：「成千上萬的前線代表都是在沒有士兵參與的情況下當選的，因為軍隊委員會已經不再是普通士兵的真正代表……」盧基揚諾夫哭喊著說，像Kharash和Khintchuk這樣的軍官不能代表這個大會上的軍隊——只能代表最高指揮部。「真正在戰壕裡的居民全心全意希望將權力移交給蘇維埃，他們對此寄予厚望！」……局勢正在轉變。

然後是猶太社會民主黨機關報的《邦德》的阿布拉莫維奇，他的眼睛在厚厚的眼鏡後面閃爍，氣到發抖。

「現在在彼得格勒發生的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邦德集團加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宣言並離開大會！」他拉高音量和手。「我們對俄羅斯無產階級的责任不允許我們留在這裡對這些罪行負責。因為攻擊冬宮的炮火無止息，市杜馬與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農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決定一起與臨時政府同歸於盡，我們將與他們同在！手無寸鐵的我們把胸部暴露在恐怖分子的機槍之下……我們邀請所有代表離開這個大會——」剩下的話被一片叫喊、威脅和咒罵聲淹沒，五十名代表起身推擠著離開了，場面猶如地獄一般……

卡梅涅夫搖著鈴鐺，喊道：「請坐下，我們繼續！」托洛茨基站起來，臉色蒼白而冷酷，冷冷地用他那洪亮的聲音說：「這些所謂的社會主義妥協者，這些驚慌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邦德——讓他們走吧！他們只是歷史垃圾堆中的廢物！」

里亞扎諾夫代表布爾什維克表示，應市杜馬的要求，軍事革命委員會已派出代表團與冬宮進行談判。「這樣我們就盡全力避免血流成河。」

我們匆匆離開，在軍事革命委員會工作的房間稍作停留，這裡馬不停蹄地運作，喘著氣的信使進進出出，將手握生殺大權的委員派駐到城市的各個角落，在電話錄音機的嗡嗡聲中工作。門打開了，一股陳舊的空氣和香煙味撲鼻而來，我們瞥見幾個蓬頭垢面的男人在遮光電燈下俯身看著地圖……同志約瑟夫-杜赫文斯基，一個微笑的年輕人，滿頭淡黃色的頭髮，為我們辦理了通行證。

當我們走進寒冷的夜色，Smolny前面是一片巨大的停車場，汽車來來往往，遠處緩慢的炮聲在車聲之上隱約可聞。一輛大卡車停在那裡，引擎的轟鳴使它震動不已。人們往車上扔包裹，其他人則在接收，旁邊放著槍。

「你們要去哪裡？」我大聲喊道。

「市中心——無處不在！」一個小工人笑著回答，伴隨著一個大大的興奮手勢。

我們出示了通行證。「一起來吧！」他們邀請我們。「但可能會有槍擊——」我們爬了上去；離合器滑動，車子猛地向前一衝，我們全都向後傾倒，壓在那些正在爬上車的人身上；經過大門旁的熊熊大火，然後是外門旁的火焰，火光映紅了蹲著拿步槍的工人的臉。我們以最快速度沿著蘇沃洛夫大街顛簸前行，左右搖晃。

一個男人撕開一個包裹，開始向空中拋撒紙張。我們模仿他，沿著黑暗的街道奔馳，身後漂著一條白紙的尾巴，在空中盤旋。深夜的路人彎腰撿起那些紙張；角落裡篝火旁的巡邏隊舉起雙臂跑出來接住它們。有時武裝人員在前方出現，大喊「站住！」並舉起槍，但我們的司機只喊了些不明所以的話，我們便呼嘯而過……

我撿起一張報紙，在閃過的街燈下讀著：

致全體俄羅斯公民！

臨時政府已被推翻。國家權力已經轉移到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的機構——軍事革命委員會手中，該委員會代表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駐軍。

人民所為之奮鬥的事業：立即提出民主和平提議，廢除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勞工對生產的控制，建立蘇維埃政府——這一事業已經無虞地實現了。

工人、士兵和農民革命萬歲！

軍事革命委員會

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

[圖解，第 96 頁：俄文公告，標題如下]

公告標題為《臨時政府的倒台》，由軍事革命委員會於11月7日夜間發佈，我們在冬宮投降後協助從卡車上分發。

一個坐在我旁邊的斜眼蒙古臉男子，身穿山羊皮高加索披風，突然說：「小心！這裡的挑釁者總是從窗戶開槍！」我們轉入幾乎空無一人的Znamensky廣場，繞過特魯別茨科伊的殘酷雕像，沿著寬闊的涅夫斯基大道駛去，三個人站起來，手持步槍，注視著窗戶。身後大街上滿是奔跑和彎腰的人群。我們已經聽不到炮聲了，越靠近冬宮一端，街道越安靜越空曠。市杜馬燈火通明。在那之後，我們看到一大群人和一排水兵，他們憤怒地朝我們大喊讓我們停下來。汽車減速，我們下了車。

這是一個令人驚訝的場景。就在葉卡捷琳娜運河的拐角處，一盞弧光燈下，一隊武裝水兵橫跨涅夫斯基大街，阻擋住一群四列縱隊的人群。這些人約有三四百人，有身穿禮服的男子，衣著得體的婦女，軍官——各種人混在一起。我們認出了許多大會的代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領導人；瘦長、紅鬍子的農民蘇維埃主席阿夫克森季耶夫，克倫斯基的發言人薩羅金，金丘克，阿布拉莫維奇；以及隊伍前列的白鬍子彼得格勒市長施賴德和臨時政府的供應部長普羅科波維奇，當天早上被捕後釋放。我看到《俄羅斯每日新聞》的記者馬爾金。他高興地喊道：「去冬宮送死了！」隊伍靜止不動，但前排傳來激烈的爭論聲。施賴德和普羅科波維奇對著看似指揮官的大水兵咆哮著。

「我們要過去！」他們喊道。「看，這些同志來自蘇維埃大會！看看他們的證件！我們要去冬宮！」

那名水手顯然很困擾。他用一隻大手抓著頭，皺著眉頭。「我奉委員會之命，不能讓任何人進去冬宮。」他咕噥著。「但我會派一位同志去打電話給斯莫爾尼。」

「我們堅持要通過！我們手無寸鐵！不管你允不允許，我們都會往前進！」老施賴德激動地喊道。

「我奉命辦事——」水手悶悶不樂地重複道。

「想開槍就開吧！我們會進去的！前進！」四周傳來喊聲。「如果你有心向俄羅斯人和同志們開槍，我們準備好要犧牲！我們袒露著胸膛面對你們的槍！」

「不，」水手說，顯得很頑固，「我不能讓你們通過。」

「如果我們進去，你會怎麼做？你會開槍嗎？」

「不，我不會向沒有武器的人開槍。我們不會向手無寸鐵的俄羅斯人開槍。」

「我們就是要前進！你能怎樣？」

「我們會有所行動的，」水手顯然有些不知所措地回答。「我們不能讓你們通過。我們會有所行動。」

「你會做什麼？你會做什麼？」

另一名水手走過來，非常惱怒地說：「我們會打你們屁股！」他大聲喊道。「如果必要的話，我們也會開槍。滾回家去，讓我們安靜一點！」

此時，群眾中爆發出一片憤怒和怨恨的喧鬧聲。普羅科波維奇站上了一個箱子，揮舞著他的雨傘發表演講：

「同志們和市民們！」他說。「我們正遭受武力對待！我們不能讓這些無知者的手上沾上我們的無辜鮮血！在這裡被扳道工開槍打死有損我們的尊嚴——」（我一直沒聽懂他所說的「扳道工」是什麼意思。）「回杜馬討論拯救國家和革命最佳的方法！」

於是，在莊嚴的沉默中，隊伍轉身回頭，沿著涅夫斯基大街返回，仍然是四列縱隊。趁著這一混亂，我們溜過了警衛，朝冬宮方向走去。

這裡一片漆黑，除了士兵和紅衛兵的糾察隊外，沒有任何動靜。。喀山大教堂前，一門三英寸的野戰炮橫在街中央，因最後一發炮彈的後座力而歪向一邊。每個門口站著士兵，低聲交談，並向警察橋方向望去。我聽到一個聲音說：「可能我們做錯了……」在街角，巡邏隊攔住所有過路人——這些巡邏隊的組成很有意思，因為正規部隊的指揮官總是由紅衛兵擔任……槍聲已經停止。

就在我們來到莫斯卡亞街時，有人喊道：「學員們發訊息來說他們希望我們去救他們！」那個聲音開始發出命令，在濃密的黑暗中，我們看見一大群人向前移動，除了腳步聲和武器碰撞聲外，靜默無聲。我們落入了第一排隊伍。

像一條黑色的河流，填滿了整條街道，沒有歌聲或歡呼聲，我們穿過紅色拱門，走在我前面的一個人低聲說：「小心，同志們！不要相信他們。他們一定會開槍！」在空曠的地方，我們開始彎腰低跑，擠在一起，突然在亞歷山大柱的基座後面停了下來。

「他們殺了你們多少人？」我問道。

「我不知道。大約十個吧。」

數百人擠在一起幾分鐘後，軍隊似乎放下了戒心，在沒有任何命令的情況下突然又開始向前行進。此時，在冬宮所有窗戶流出的光線下，我可以看到前兩三百人是紅衛兵，只有少數分散的士兵。我們攀過柴火的路障，跳進裡面，被一堆被站在那裡的學員丟下的步槍絆倒，發出勝利的歡呼聲。大門兩側的門敞開著，燈光從裡面照射出來，整棟巨大建築物鴉雀無聲。

我們被那波熱切的人群推著進入右側入口，這裡通向一個巨大的裸露拱形房間，是東翼的地下室，從這裡伸出迷宮般的走廊和樓梯。周圍有幾個巨大的包裝箱，紅衛兵和士兵們憤怒地用槍托砸開箱子，拉出地毯、窗簾、床單、瓷盤、玻璃器皿。一個人神氣地扛著一個銅鐘四處走動，另一個人找到了幾根鴛鴦羽毛，插在他的帽子上。掠奪剛剛開始，就有人喊道：「同志們！不要碰任何東西！不要拿任何東西！這是人民的財產！」立刻有二十多個聲音在喊：「住手！把所有東西放回去！不要拿任何東西！這是人民的財產！」許多手把掠奪者拉下來，從他們手中奪回錦緞和掛毯，有兩個人把銅鐘拿走了。這些物品粗暴而迅速地被塞回箱子，自任哨兵的人站崗。這一切都是自發性的。通過走廊和樓梯，可以聽到這樣的喊聲漸行漸遠：「革命紀律！人民的財產！」

我們轉到西翼的左入口，那裡也在恢復秩序中。「清理宮殿！」一名紅衛兵把頭從內門伸出來喊道。「來吧，同志們，讓我們證明我們不是小偷和土匪。除了委員之外，所有人都離開宮殿，直到我們派出哨兵為止。」

兩名紅衛兵、一名士兵和一名軍官手裡拿著手槍站著。另一名士兵坐在他們身後的一張桌子旁，手裡拿著筆和紙。裡外都能聽到「全都出去！全都出去！」的喊聲，軍隊開始湧向門口，推擠、抗議、爭論。每個出現的人都被自發組成的委員會搜身，檢查他的口袋和外套下的東西。所有明顯不是他私人物品的東西都被拿走，桌上的人記錄下來，並被送到一個小房間。各種各樣的物品就這樣被沒收了：小雕像、墨水瓶、繡有皇家字母的床罩、蠟燭、小幅油畫、寫字台上的吸墨紙、金柄的劍、肥皂、各種衣物和毯子。一名紅衛兵攜帶了三支步槍，其中兩支是他從學員那裡奪來的；另一名紅衛兵有四個裝滿文件的文件夾。犯人們要麼悶悶不樂地交出物品，要麼像孩子般哀求。所有人議論紛紛，委員會解釋道，偷竊行為不值得人民擁戴；被抓住的人常常會轉過身來，幫助檢查其他同志。（見附錄四，第三部分）

學員們三四人一組地走出來。委員會極度熱心地搜查他們，並伴隨著諷刺的話語，如「啊，挑釁者！科爾尼洛夫分子！反革命分子！人民的殺手！」但並沒有暴力發生，儘管學員們非常害怕。他們的口袋裡也裝滿了小物品。這些物品被記錄下來，堆放在小房間裡。學員們被解除武裝。「現在，你們還會拿起武器對抗人民嗎？」人們激烈地問道。

「不會了，」學員們一個接一個回答。於是他們被允許自由離開。

我們問是否可以進去。委員會有些猶豫，但那個高大的紅衛兵堅定地回答說這是禁止的。「你們到底是誰？」他問道。「我怎麼知道你們不是所有人都是克倫斯基？」（我們有五個人，兩個女人。）

「請吧，同志們！請通行，同志們！」一名士兵和一名紅衛兵出現在門口，揮手讓人群讓開，其他帶著刺刀的衛兵也跟著出現。之後，六個穿著便服的男子排成一列走了進來——他們是臨時政府的成員。首先出現的是基什金，他的臉色蒼白，表情憔悴，接著是呂滕貝格，他悶悶不樂地看著地板；特列斯琴科緊隨其後，警覺地四處張望，他冷冷地盯著我們看……他們默默地走過，勝利的起義者蜂擁而至，但只有一些憤怒的咕噥聲。我們後來才知道，街上的人想要私刑處死他們，還開了槍——但水手們把他們安全送到了彼得保羅要塞。

與此同時，我們暢行無阻地進了宮殿。這裡依然人來人往，人們探索著這座巨大建築中新發現的房間，尋找並不存在的少尉隱匿處。我們上了樓，穿過一個個房間。這部分宮殿也已經有來自涅瓦河一側的其他隊伍進入過。大宮殿的畫作、雕像、掛毯和地毯完好無損；然而，在辦公室裡，每張桌子和櫃子都被洗劫一空，文件散落一地；在起居室的床單被剝光，衣櫃被撬開。最受歡迎的戰利品是衣服，這是工人們急需的。在一個存放家具的房間裡，我們遇到了兩名士兵，他們正在從椅子上撕下精美的西班牙皮革坐墊。他們說這是要做靴子用的……

老宮廷侍從穿著他們的藍色、紅色和金色制服，慣性緊張地站在那裡，一再重複著："你不能進去，大人！這是禁止的....." 最終我們到達了黃金和孔雀石房間，那裡掛著深紅色繡花織物帷幕，那裡的部長們沒日沒夜的在開會，直到被雪維塔利人出賣給紅衛兵。長桌上覆蓋著綠色毛氈，就像他們離開時一樣，被扣押著。每張空椅子前都放著筆墨和紙張；紙上寫滿行動計劃的開始、宣言和草稿。大多數都被劃掉了，顯然他們十分沒效率，剩下的紙張上畫滿了心不在焉的幾何圖案，就像寫作者們沮喪地坐在那裡，聽著部長們一個接一個提出幻想中的計劃。我拿起一張亂寫的紙張，上面是科諾瓦洛夫的手寫，寫著："臨時政府呼籲所有階級支持臨時政府....."

值得記住的是，儘管冬宮被包圍，政府與前線和俄羅斯各省持續保持通訊。布爾什維克黨在清晨早早佔領了戰爭部，但他們不知道頂樓有軍事電報辦公室，也不知道它與冬宮的私人電話線是互通有無的。在那個頂樓，一位年輕的軍官整天都在向全國發出一系列的呼籲和宣言；當他聽說宮殿已淪陷時，他戴上帽子，冷靜地走出了建築物.....

儘管我們對此感興趣，有好一段時間我們沒有注意到周圍士兵和紅衛兵的態度有所變化。當我們在房間走來走去時，一小群人跟著我們，直到我們抵達大畫廊，在那裡我們與少尉們度過了下午時光，大約有一百個人跟隨著我們湧進來。一名高大的士兵擋在我們的面前，他臉色陰沉，懷疑地盯著我們。

[圖片，第104頁：科諾瓦洛夫的塗鴉，標題如下]

這是臨時政府商業和工業部長A.I.科諾瓦洛夫用鉛筆寫下的宣言開頭的複製圖，隨著絕望的狀況越發明確，他把它劃掉了。下面的幾何圖案可能是部長們等待時無聊畫的。

"你們是誰？你們在這裡做什麼？"他咆哮道。其他人慢慢地聚集起來，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們，交頭接耳。我聽見有人說："挑釁者！劫匪！"我拿出我們的軍革委通行證。士兵小心翼翼地接過去，把它們倒轉過來，毫無理解地看了看。顯然他不能讀。他把它們遞了回來，然後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紙張！"他輕蔑地說。這群人開始慢慢地向我們包圍過來，就像野牛圍繞著一個步行的牧牛工人一樣。

我越過他們的頭看到一名無助的官兵，我向他大喊。他開始向我們走來，肩膀擠過人群。

這位政委對我說："我是政委。你們是誰？有什麼事？"其他人退後等待著。我拿出了文件。

"你們是外國人嗎？"他迅速用法語問道，"這非常危險。"然後他轉向群眾，高舉著我們的文件。「同志們！」他大聲喊道。「這些人是來自美國的外國同志。他們來這裡是為了告訴他們的同胞，關於無產階級軍隊的勇敢和革命紀律！」

"你怎麼知道？"大個子士兵回答。「我告訴你，他們是挑釁者！他們說他們來這裡觀察無產階級軍隊的革命紀律，但他們卻在宮殿裡自由遊蕩，我們怎麼知道他們口袋裡沒有偷來的東西？」

"對啊！"其他人咆哮著，向前擠。

"同志們！同志們！"軍官懇求道，額頭上沁出汗水。「我是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政委。你們信任我嗎？好吧，我告訴你們，這些通行證上簽名的名字跟我的通行證上的名字是一樣的！」

他帶領我們穿過宮殿，走出一扇通向涅瓦河碼頭的門，門口站著一個通常在搜身的委員……"你們差點兒就遭遇不測了，"他不停地喃喃自語，擦拭著臉。

"婦女營怎麼了？"我們問。

"哦——那些女人啊！"他笑了起來。"她們都擠在後面的一個房間裡。我們很難決定該拿他們怎麼辦——許多人情緒激動。所以最後我們把他們送到芬蘭車站，然後把他們送上開往列瓦紹沃的火車，他們在那裡有一個營地。（見附錄IV，第4節）"

我們走進冷冽而緊張的夜晚，隱密的軍隊低聲細語並前進著，巡邏隊在電光石火中行進。河的對岸，彼得保羅大教堂黑影若隱若現，傳來一聲嘶啞的喊叫聲……路上的人行道上散落著從宮殿簷口掉下的石膏屑；那是戰艦「阿弗羅拉」發射的兩枚炮彈造成的。

此時已經是凌晨三點多。涅瓦斯基大街上所有的路燈都再次亮起，大砲已經消失，唯一顯示出的戰爭跡象的是紅衛兵和士兵們圍坐在營火旁。這座城市前所未有的安靜；那夜，沒有發生一起搶劫案件。

但是市杜馬大樓裡面卻是一片燈火通明。我們登上亞歷山大廳的陽台，這裡掛滿了以金框紅布遮蓋的帝國肖像畫。大約有一百人圍在講台周圍，斯科別列夫正在演講。他呼籲擴展公共安全委員會，以便將所有反布爾什維克的元素統一在一個名為國家和革命拯救委員會的巨大組織中。當我們親眼目睹時，拯救委員會已正式成立——這個委員會將成為布爾什維克最強大的敵人，接下來的一週，有時以自己的黨派名義出現，有時作為嚴格的非黨派公共安全委員會……。

丹、戈茨、阿夫凱森蒂耶夫都在那裡，一些起義的蘇維埃代表，農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成員，老普羅科波維奇，甚至還有共和國理事會的成員——其中包括維納維爾和其他民族革命黨人。里伯大聲宣稱，蘇維埃代表大會不是一個合法的代表大會，舊的蘇維埃仍有其效力。一份呼籲全國的文件已經起草好。

我們攔了一輛計程車。「要去哪裡？」但當我們說「斯莫爾尼」時，車伕搖了搖頭。「不行！」他說，「那裡有鬼怪……」經過漫長的徘徊後，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個願意載我們的司機——他要求三十盧布，並停在了兩個街區之外。

Smolny的窗戶仍然閃耀著光芒，汽車來來往往，營火還在燃燒，哨兵們緊密聚集在一起，急切地詢問每個人最新的消息。走廊裡擠著匆忙的男人，眼神空洞，滿身髒污。在一些委員會的房間裡，人們躺在地板上睡覺，他們的槍隨身放在旁邊。儘管有些代表退出，會議大廳裡擠滿了如海浪般怒吼的人群。我們進來時，卡門涅夫正在宣讀被捕的部長名單。特列斯琴科的名字引起了雷鳴般的掌聲、滿足的喊叫和笑聲；魯滕堡則受到較少的歡迎；而帕爾欽斯基一提到，一陣噓聲、憤怒的呼喊和歡呼聲四起……宣佈查德諾夫斯基已經被任命為冬宮的政委。

突然發生了一場戲劇性的中斷。一位高大的農民，他滿臉鬍鬚的臉因憤怒而抽搐，走上講台，用拳頭砰砰地敲打著主席台的桌子。

「我們，社會革命黨人，堅決要求立即釋放在冬宮被捕的社會主義部長！同志們！你們知道嗎？四位冒著生命和自由的危險對抗沙皇暴政的同志，現在被扔進了彼得保羅監獄——這個代表自由的歷史墓地！」在一片騷動中，他用力地敲打著並高聲呼喊。另一位代表爬上講台，指著主席台。

"革命群眾的代表們難道要坐視布爾什維克的奧赫拉那折磨他們的領袖嗎？"

托洛斯基（Trotzky）揮手示意要求安靜。「這些『同志』現在被抓到密謀與冒險家凱連斯基壓制蘇維埃，難道還要溫柔相待嗎？在7月16日和18日之後，他們對我們也很不客氣！」他聲音中帶著勝利的調子高喊道："現在防衛與挽救革命的整個責任都落在我們肩上，特別需要辛勤工作！我們已經決定寧死不屈！"

接著來了一位來自沙皇村的委員，喘息著，身上滿是騎行時的泥濘。「沙皇村的駐守部隊正守衛在彼得格勒的大門口，隨時準備保衛蘇維埃和軍事革命委員會！」狂野的歡呼聲響起。「從前線派來的騎兵團已經到達沙皇村，士兵們現在與我們同在；他們承認蘇維埃的權力，認為應立即將土地轉讓給農民，將工廠控制權交給工人。駐守在沙皇村的第五個騎兵團現在是我們的！」

然後是第三騎兵團的代表。在瘋狂的熱情中，他講述了騎兵團如何三天前從西南戰線接到「保衛彼得格勒」的命令。然而，他們懷疑這個命令的意義；在佩列多爾斯克車站，他們被沙皇村第五騎兵團的代表迎接。他們舉行了聯合會議，發現「在騎兵中沒有一個人願意流自己兄弟的血，或者支持一個由資產階級和地主組成的政府！」

對於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的卡普林斯基提議選舉一個特別委員會來尋找和平解決內戰的方法，會場上爆發出「沒有和平解決！」的吼聲。「勝利才是唯一的解決辦法！」投票結果壓倒性地反對，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帶著一陣戲謔的辱罵離開了大會。不再有驚慌和恐懼……

講台上的卡梅涅夫大聲喊道："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聲稱對『和平解決』問題是『緊急情況』，但他們總是投票支持暫停日程以支持想要離開大會的派系。這些背叛者的撤離行動顯然已經事先決定好了！"

大會決定無視派系的撤離，繼續向俄羅斯所有的工人、士兵和農民發出呼籲：

給工人、士兵和農民們：

第二次全俄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大會已經開幕。它代表了絕大多數的蘇維埃。還有一些農民代表。基於工人、士兵和農民絕大多數的意志，基於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勝利起義，大會承擔了權力。

臨時政府已被廢除。大部分臨時政府成員已被逮捕。

蘇維埃當局立即將向所有國家提出即時的民主和平，並在所有戰線上立即停火。它將確保地主、皇家和修道院的土地自由轉讓給土地委員會，捍衛士兵的權利，推動軍隊的完全民主化，建立對生產的工人控制，確保按時召開制憲大會，採取措施為城市供應麵包和向鄉村供應第一必需品，並確保在俄羅斯境內居住的所有民族擁有真正的獨立生存權利。

大會決議：所有地方權力應轉移給工人、士兵和農民代表蘇維埃，必須執行革命命令。

大會呼籲戰壕中的士兵要保持警惕和堅定。

蘇維埃大會確信，革命軍隊將能夠抵禦帝國主義的所有攻擊，直到新政府直接向所有國家締結民主和平。新政府將堅決透過徵用和對有產階級的課稅政策，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確保革命軍隊所需一切，同時改善士兵家庭的狀況。

科爾尼洛維奇-克連斯基、卡列丁等人正試圖率領部隊進攻彼得格勒。幾個被克連斯基欺騙的團體已經投靠起義的人民。

士兵們！積極抵抗科爾尼洛維奇-克連斯基！保持警惕！

鐵路工人們！阻止克連斯基派遣的所有軍隊列車進攻彼得格勒！

士兵、工人、文書人員！革命和民主和平的命運掌握在你們手中！

革命萬歲！

全俄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大會。農民蘇維埃代表也參與其中。

克里連科手持電報，精疲力盡地登上講壇時正值凌晨五點十七分。

「同志們！來自北方戰線的電報。第十二軍向蘇維埃大會致以問候，宣布成立了軍事革命委員會，接管了北方戰線的指揮！」一片混亂中，人們相擁而泣。「切爾米索夫將軍已承認了委員會——臨時政府的沃汀斯基委員辭職了！」

所以，列寧和彼得格勒的工人們決定發動起義，彼得格勒蘇維埃推翻了臨時政府，並把政變強加給蘇維埃大會。現在要贏得整個偉大的俄羅斯——然後是全世界！俄羅斯會效法並崛起嗎？世界又將如何回應？會有紅色的世界浪潮嗎？

盡管此時已是早上六點，夜色仍然陰沉而寒冷。僅有一絲幽靈般的蒼白在寂靜的街道上蔓延，昏暗了守夜的火光，可怕的灰色黎明在俄羅斯上空升起……